

最 佳 课 堂

侦破探迷

学习委员 主编

吉林电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生探索发现奥秘/学习委员主编. —长春市:

吉林电子出版社

2006. 12

(最佳课堂)

ISBN 7 - 900444 - 07 - 6

I. 中... II. 学... III. 科普—作品集—世界

IV. J. 3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1926 号

中国学生探索发现奥秘

(最佳课堂)

总策划: 北京世博书苑

选题策划: 王霖 马力

责任编辑: 陈沛雄

出版: 吉林电子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0431 - 5668194 传真: 0431 - 5668194

印刷: 北京书林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192

版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 - 900444 - 07 - 6

定价: 全套定价: 498.00 元

前 言

把兴趣引进课本，使爱好代替讲台，将学生的被动接受知识变为主动学习吸收，激发学生的阅读热情与探索精神，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与创新素质，这就是本套全书的宗旨。

本套全书根据全国中小学教学大纲的要求，同时根据创新素质教育的要求，再结合全国中小学各科课本的同步内容编撰而成，是各学科的有益补充和知识范围的深层挖掘，是现代中小學生都必须掌握的知识内容。这些百科未解知识之谜，能够增长中小学生的知识，开拓他们的视野。

我们的学校教学都是一些已知的基础文化知识，其内容一般都比较简单和死板，都已有比较科学而清楚的定论，这些知识是前人创造的，也是比较容易掌握的，其实，教学的真正目的是在掌握已知知识的基础上，探索未知的知识，创造未知的领域，不断推动科学文化知识向前发展，使我们真正成为自然的主人。

目前，我们中小學生手中的薄薄课本的知识面显得单调而不足，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迷宫一样的地球上，已知的知识是很少的有形板块，而未知的领域才是很大的无形部分。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是那么丰富多彩，使我们对于那许许多多的难解之谜和科学现象，不得不密切关注和发出疑问。我们应不断地去认识它，勇敢地

去探索它。古今中外许许多多的科学先驱不断奋斗，一个个谜团不断解开，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但无数新的奇怪事物和难解之谜，又不得不使我们向新的问题发起挑战。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人类探索永无止境，解决旧问题，探索新领域，这就是人类一步一步发展的足迹。

作为中小學生，我們應該站在前人知識的終點上，接過前人手中的火炬，勇敢地探索未來知識的巔峰，跑到未來知識的最前沿，推動人類社會不斷向前發展。

為此，我們在綜合了國內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根據全國中小學生學習和閱讀的特點，編輯了這套《最佳課堂》。本套全書包括《數學探謎》、《物理探謎》、《化學探謎》、《語文探謎》、《政治探謎》、《歷史探謎》、《文化探謎》、《文學探謎》、《文藝探謎》、《體育探謎》、《娛樂探謎》、《生物探謎》、《生理探謎》、《醫學探謎》、《自然探謎》、《地理探謎》、《海洋探謎》、《軍事探謎》、《文明探謎》、《考古探謎》、《科學探謎》、《天文探謎》、《宇宙探謎》、《偵破探謎》。

本套全書全面而系統地介紹了中小學生各科知識的難解之謎，集知識性、趣味性、新奇性、疑問性與科普性於一體，深入淺出，生動可讀，通俗易懂，目的是使廣大中小學生在興味盎然地領略百科知識難解之謎和科學技術的同時，能夠加深思考，启迪智慧，開闊視野，探索創新，並以此激發中小學生的求知慾望和探索精神，激發中小學生學習的興趣和熱愛科學、追求科學的熱情，使我們全國的中小學生都能自覺學習、主動探索，真正達到創新素質教育的目的。

目 录

古坟里的谋杀	(1)
与神探斗智的狂徒	(8)
供词中的破绽	(11)
大雪不能遮盖的线索	(14)
冻鱼引发破案线索	(18)
神探被盗贼戏弄	(21)
老侦探的招魂术	(25)
并没有开枪的杀人犯	(29)
伽利略推理破案	(32)
县令父子开棺破案	(36)
千里追捕冷血魔头	(41)
独擒变态杀手	(56)
核能教授被绑案	(60)
空中大追捕	(64)
审盗的技巧	(73)
为正义而战的警察	(77)
一级逃犯勃爱思	(80)
追击大毒枭	(88)
捉拿杀害警察的恶徒	(96)
福尔摩斯与中国侠盗	(104)

怪盗卢班的手段	(111)
伦敦盗窃集团的破灭	(114)
智擒间谍的飞行员	(118)

古坟里的谋杀

我叫木村，是一个推理小说作家。初夏的时候，我特地到日本做了一趟三河西部之旅。

那儿有德川家康的铜像和许多名胜古迹，他的盛名，真是历久不衰啊。但令我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些东西，而是一些古老的传说。

三河下游为扇状地形，自古以来一直是人们生活的地方。河流沿岸有不少原始遗迹和古坟分布在那儿。

天气十分的炎热，皮肤被太阳晒得发黑，回东京的那天早上，我在郊外的火车站碰到中村先生，正好他也来度假。单线的月台在铁轨的一边，下车的旅客纷纷由站台左手边的检票口出入，因为车站上人并不很多，所以我一眼就看见中村站在那儿。

中村是一位木匠，50 多岁，瘦瘦高高的，他因为喜欢我的作品，所以彼此成为笔友。

正在施工的铁路旁，有许多贝壳。沿着山坡走上去，在建筑物的墙角边，也发现不少。车站两旁装了两个展览用的橱窗，里面摆饰着各种贝类化石和蚌类模型。

无名古坟长 81 米，是一个前方后圆的坟墓，往下俯瞰，是一大片的稻田，绿油油的真是漂亮！铁路为一字形，火车经过时带来一阵噪音，犹如从地平线上冒出一只怪兽，吞噬整个平原。

虽然无名古坟离车站不远，但这段路却是相当难走，我知道中村因为喝酒过多，肝脏不太好，天气又这么热，所以想慢慢地走。

“木村先生，快点走啦！”他却急急催促我走在前面。

在主坟顶上立着一根天神社址石柱，旁边是另一座古坟——秋叶神社殿。

最后是另一座古坟，爬上 33 阶楼梯后有个浅间神社，因为年久失修，已经倾塌了一半，为了避免游客掉下去，在两旁都用石栅栏特地围了起来。

“哦，每一个古坟差不多都有一间神社，已经很久了吧！”

“这些古坟都是战国末期建立的，有一个有趣的传说。”

“什么传说？”

“秘密杀人事件……等下一再告诉你！”

我们回到中村的度假小屋，换了轻便的衣服，又尝了中村太太亲手做的料理。刚走了三四公里，非常口渴，现在能一口接一口地喝着啤酒，觉得特别过瘾。

“这一带是德川家康的地区，当年他在今川义元底下当人质的时候，这一地区的人被课重税，有许多人都三餐不济，只好告诉今川义元收成不好，暗中私藏了许多稻米。税务局后来发现了这件事，就派人来调查。但是因为官员工作量有限，村中又藏着许多眼线，所以什么也查不出来。”

“那么秘密杀人事件是怎么回事呢？”

中村举起酒杯和我互干了。

“有一年，税务局派了一个叫庵原的官员来，他是征

税天才，拿走了村里的许多粮食，就在那年，村里几个老人和小孩饿死了！”

“下一年也是这样吗？”

“是的，不仅如此，庵原还要一直待下去。他预定傍晚到达此地，第二天开始严厉检查税务。在岗崎附近，一些激愤的村民不堪重税而拿刀杀了那些来征税的官员。”

“庵原也被杀了吗？”

中村点点头，继续说道：

“在那年春天，一个叫伍平的年轻人跟着庵原来到这里，他们决定以浅间神社为宿舍，于是叫村人来打扫。另外，又在石阶前设立哨卫，古坟之前又布置了一些机关，并将其他路封锁，所以要去神社，只有这条路可走！”

“警戒这么严啊！”

“除此之外，还派了十几名警卫来巡查。”

“后来如何了呢？”

“村人为了息事宁人，便派几名男女去哨站接待，年轻的女人们便逃到外地去避难。”

“年轻的男人呢？”

“都被派到外地打猎去了。”

“血气旺的男人都不在村里啦！”

中村喝了一口啤酒说：

“庵原到达时将近傍晚，伍平带着他走上石阶，经过哨站时，看到几名年轻人正扛着一头大猪走过来，还有一些人拿着野鸟以及美酒！”

“干什么呢？是不是要慰劳那些人？”

“对，这时哨兵拦住了那些人。”

“庵原呢？”

“进社殿去了，伍平下来问明了来意，就叫他们把猪扛上去了。”

“然后呢？”

“伍平把大猪摆在门口，向庵原报告，但是社殿内无人应声，伍平好奇，进去一看，却发现庵原倒在阴暗的社殿里。”

“被人刺杀了吗？”

“没错，因为室内太暗，伍平就把他抬出来，这时才发现一把尖刀，从背后刺穿了他的胸膛！”

“背后？”

“是的。”

“这把刀是谁的？”

“不知道，因为刀子并无特征。”

“我想起刚才看到的浅间神社，非常狭小阴暗。”

“伍平立刻进入社殿内搜查，但里面空无一人。”

“社殿的构造如何？”

“大门为左右推开的木门，两侧墙壁上是固定好的格子窗，凶手不可能从那儿进来。”

“伍平一定会认为凶手趁他在社殿前时杀了庵原，然后又没法逃过哨兵的视线，所以立刻下令全面搜查。”

中村点点头，替我倒了一杯啤酒。

“里面为什么那么黑呢？”

“因为正值傍晚，况且光线又不足。”

“我想屋子里需要灯火，在灯火还未点亮之前，庵原一进去就被人杀了。”

“对不起，我遗漏了一点——在庵原和伍平往石阶上走时，有一名妇女手上拿着烛火，走过伍平身旁，进入社殿，然后和那些扛猪的年轻人一起往下走。”

“因为大家对女人没有戒心，所以凶手一定是她，趁机杀了庵原。”

“当时伍平也想过这一点，但是女人身上并未沾上任何血迹，而社殿里血迹斑斑！”

“会不会有秘道？”

“地上并无机关！”

“难道她在伍平进来之前换好了衣服？”

“不，她下了石阶之后，就到哨兵房去帮忙。”

“那不就表示没有嫌疑了吗？”

“对。”

“伍平后来到底有没有抓到凶手呢？”

“不知道，因为庵原死在神社里大家惟恐触怒神明，所以都吓得四下逃跑了，听到庵原被杀的消息，其他征税官都很害怕，所以在清查税务时也没有那么严格，倒是伍平，听说受了相当重的处罚！”

我拿出一根烟来点。

中村无法忍受杯中没有啤酒，所以又替我倒了一杯酒。

“我把我的推理告诉你，不合理的地方请你告诉我。”

“你说吧！”

“由伤口来看，庵原绝对是被刺身亡的。因为刀是从背后刺出的。”

“没错！”

“伍平在台阶时有从背后杀死庵原的机会，但他必须

躲开哨兵及其他人的注意。特别是那个提灯的女人，如果他提着灯进去一看见尸体，一定会大喊大叫引起哨兵的注意。”

“所以说凶手不是伍平！”

“是的，同时那个女人身上没有沾上血迹，况且从庵原被刺的情形看，那完全是一个女人的力量所不能办到的，而村子里的年轻人都是在尸体发现后才进来的。”

“那么不就没有其他可怀疑的人了吗？”

“有，而且那个女人是他的同犯。”

“此话怎讲？”

“那个人应该是村子里的仆役，他趁打扫社殿之机，事先躲进里面，等庵原进去之后，从背后刺穿他的心脏，趁尸体被抬出去，外面一片混乱之际，再逃走，因此没有人看见他身上的血迹。

“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提灯的女人在走进社殿时会看见庵原倒在地上，可见这是一起有计划的刺杀，否则女人提灯进去时，就会破坏凶手的行动。

“说得对极了。”

中村又举杯和我干了。

“如果行刺不成，是要被处死的，所以那女人一定和凶手的关系很密切。也许那个女人是凶手的母亲，要死也要和孩子死在一块。”

“不仅如此，大猪的村民也应该都是他们的同谋。如果他们太早出现在石阶那边，恐怕庵原早就会看见而失去兴趣。如果出现得太早，庵原已经进入了神殿，伍平也会随之进入。那样，凶手就要杀掉两个人，显然是不可能的。”

“对呀！”

我随手拿起中村的一个泥偶摆弄了一会儿。然后看看手表，已经下午3点多了，就和中村告别。临走的时候，中村的女儿恰好回来了。那是个长着大大的眼睛的女孩。她冲我行了个礼后，便跑进屋去了……

与神探斗智的狂徒

元旦来临了，伦敦警局也沉浸在喜庆之中，正当警员们准备偷闲举杯庆祝的时候，这时报案专线电话响了。警员们顿时收敛了笑容，多少感到有点扫兴，可是没办法，谁叫警察的职责就是破案呢？这次又会是什么样的案子呢？

原来，伦敦交易所的沙娜女士被人绑架了，生死未卜，歹徒并未向其家属进行勒索，这一下伦敦警局开始忙碌起来。

次日，警察局收到了歹徒寄来的两张纸。第一页纸被命名为“比赛区域”，比赛区域分为两部分：上端是一幅粗制的地图，下端是一个国际象棋棋局，棋局中的几只棋子是一只黑色王、一只黑色后和一只白色王以及所有的白色卒。另一页纸是“比赛时间表”，提供了几个日期。

负责该案的人称神探的基恩探长草草地将两张纸浏览了一遍，闹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时，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探长，我寄给你们的东西收到了吧！你可得仔细琢磨琢磨，答案就在里面，有本事就据此破案。”

罪犯太嚣张了，竟和神探玩起了智力游戏。探长对着话筒大声喊道：“你是谁？沙娜女士现在在哪儿？”

听筒里传来了罪犯的狂笑：“你别管我是谁！你看懂了图就会明白的。”罪犯说完，就挂上了电话。

基恩深知凶手并非开玩笑，必须认真对待。

基恩开始动起来了脑筋。

棋局里的黑色王、黑色后代表什么呢？白色王又是什么含义？

基恩凝神细思。这时，助手说：“基恩，你是怎么想的？依我之见，白色王和白色卒就代表警察，就是个总头子和那么多兵的关系；而黑色王、黑色后，必然是指一男一女，男的肯定是打电话给我们的人，女的则有可能是沙娜。”

听完助手的分析，基恩朝椅子上一靠，掏出一根香烟，用火点燃。他认为助手分析的不无道理。

这时，从微微开启的窗户中吹进来一阵寒风。寒风把桌上的两页纸卷了起来，两张纸在风中飘飘悠悠地落在地上。助手赶紧去关窗子。

基恩则弯下腰去拾那两张纸，突然，他的目光像被钉在了纸上。

“你快来看！”

助手把头伸了过来，望着地上的纸，瞅了半天也没瞧出什么名堂。

基恩喃喃自语道：“棋局上方的地图按顺时针转动九十度后，就应该能瞧出来，画的是苏格兰、英格兰和爱尔兰。

助手马上明白了，他敬佩地说道：“天哪，我怎么没发现！”

基恩拾起那两张图，把画着棋局的那张对着灯光瞅

了瞅，然后将这页纸对叠起来。

经过灯光的透视，黑色后的位置正好叠印在爱尔兰的利默里克这个位置上。

基恩露出了微笑，说“罪犯在和我们玩折纸的把戏。如果按你的推论，黑色后是沙娜女士，已经极可能葬身于爱尔兰的利默里克了。”

助手点点头说：“如果是这样的，罪犯在第一张纸上就给我们提供了这些情况，那你再看看第二张呢？”第二张纸上的“比赛时间表”仅画了几个日期。基恩抓起笔，找了一张白纸，演算起来。

这一组时间数字中，有一个数字吸引了基恩，就是那个独立的“星期六”没有标出日期。

“星期六？”基恩暗自嘀咕道，“星期六指哪一天呢？”

助手指了指纸上另外一个类似“7”字的独立字符，“这个‘7’，会不会是讲礼拜日？”

基恩摇摇头，随手勾下了“7”这个数字。英国人特别忌讳13这个数字，认为它不吉利，而在这张“比赛时间表”中，用13减去7，得到六。

基恩恍然大悟：“我明白啦，沙娜失踪是在1月份，而今年的1月13日恰好是星期六。13不吉利，不吉利的就是沙娜的死亡。”基恩研究到此，觉得谜团已经解开了。

基恩同沙娜的家人取得了联系，得知沙娜在一月份同一名业余国际象棋选手去利默里克了。随后，侦破工作势如破竹，尸体、凶器、赃物一一被找出，那个自命不凡的业余国际象棋选手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供词中的破绽

惨绝人寰的凶杀事件，却发生在有名的避暑胜地，这不禁叫人作呕。

这一天清晨，一个住在别墅区的人起来遛狗，路经明星魏丽媚家时，平常温驯的狗却狂叫起来。他觉得屋子的气氛有点异常，所以便进院窃看了一下，没想到，美艳女星竟会被杀。

魏丽媚已经怀孕八个月，再过不久就要生产，歹徒竟然将她全身剥光，并用锐利的长刀将她的肚子剖开，血流满地，惨不忍睹。

在现场还有一个人证，她叫庄月琴，是魏丽媚的丈夫沈大卫的远亲。

现场一片凌乱，电话线、电灯都被破坏，调查人员认为这是一宗早有预谋的杀人事件。庄月琴呜咽着说：

“那天大哥不在，我独自一个人坐在客厅喝咖啡，不久，就糊里糊涂地睡着了，醒来时，双手却被反绑着，当时，我想坏了，有坏人进来了。果然……从镜子中看到了凶手的背影！虽然我戴着紫色的防晒眼镜，但是我能肯定，那是一个穿灰色衣服，左手拿刀的女人。”

根据庄月琴的供词，警方很快调查出和魏丽媚有怨仇的三个女人，她们都是和沈大卫关系暧昧的美艳女子。

苏可丽，26岁，喜欢穿红色的衣服，她迷惑地说：

“我为什么要杀她？虽然她该死，不过看在她有身孕的份上，还不至于下这种毒手！”

苏可丽既不是左撇子，也没有灰色的衣物。

另外一个叫白燕燕，25岁，是位服装设计家。平日最爱穿白色的套装，她平静地说：

“我和魏丽媚是有一点摩擦，但是也犯不着杀她，平常我都是用右手办事，如果需要，我偶尔也会使用左手，难道这就算左撇子吗？”

现在嫌疑最大的，就剩下那位年仅23岁的方若连小姐。她相当迷人，也是电视台最被看好的女明星，喜欢穿黄绿色的套装，她有点沮丧地回答：

“老实说，我很害怕，因为我真的想不到会有这么恐怖的事情发生……”方小姐也不是左撇子！

负责该案的仇警长仔细分析了庄月琴的证词，发现有许多疑点，她表示看过凶手的背影，但是镜子中呈现的应该是相反的位置，所以，凶手应是右手持刀，不是左手！

这一句话，使得整个调查工作又停顿下来。一位年轻的警员问仇局长。

“就算她们三个人中有一个是左撇子，也未必是凶手啊。”

“对！”仇警长肯定地回答。

“那么这样一来，只剩穿灰衣这条线索，但是她们没有任何灰色的衣服啊！”那名刑警又轻声问道。

“庄月琴戴着紫色的防晒眼镜，又无法动弹……”仇警长似乎在提示他什么事。

“哦……对，透过紫色的防晒眼镜所呈现出来的不可

能是灰色！”刑警喜出望外地说。

“知道了吧，赶快去调查！”

“嗯，等一下……”仇警长突然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接着又对那名刑警说：

“不用去麻烦鉴别科的人了，我已经晓得凶手是谁了！”

仇警长望着迷惑不解的刑警说道：“凶手是庄月琴，我们差点被蒙骗过去，案发当晚，电灯、电线都被破坏，庄可琴在黑暗中怎么可能从镜中认出凶手穿着灰色衣服？另外，从作案手法上看，凶手是个极其残忍的家伙，他怎么可能只杀魏丽媚，而不杀庄月琴，留下这样一个证人呢？显然庄月琴的话转移了我们的视线，那么从种种情况看来，杀人犯极有可能是魏的丈夫沈大卫，而庄月琴是共犯。”

“现在，”仇警长顿了顿说道：“你们明白怎么回事了吧！”

原来如此，醒悟过来的刑警连忙跳上车一路鸣叫地向魏丽媚家驶去。

大雪不能遮盖的线索

这是一幢庞大而古老的宅院，只住着一位老太太。老太太的女儿和女婿在一次空难中遇难，所以只有她的外孙和她住在一起。宅院占地广阔，如果要卖至少值几千万元，但是老太太却没有这样的打算。她对每天来打扫屋子的周婶说，她死后要将这块地捐给市政府改建为公园，目前正准备办手续。但是惟一的条件，就是希望能把她安葬在公园视野最好的地方！

她的外孙韦佳是一个利欲薰心而又花花心肠的人，老太太并不打算留任何钱给他。

但是无论祖孙的感情再怎么不好，终归是自己惟一的亲人，所以也不至于把他扫地出门，而让他住在宅子里一间独立的小屋里。

此时正值寒冬。

这一天的下午就开始飘雪，晚上成了一片银白的世界，到7点钟时，积雪已有厚厚的一层。

8点钟时，周婶收拾好东西和老太太聊了一阵。此时窗外雪停了，天空中一轮明月皎洁地照着大地。

周婶拉开窗帘的一角，赏心悦目地欣赏这美丽的银色之夜。

宅内，韦佳住的小屋已经熄灯了。

“噢，老太太……”周婶对正坐在电毯里看电视的老

太太说：“少爷好像已经睡了。”

“是吗？”老太太回答，“他最近好像感冒了，要不今天才不会这么早睡。”

“最近感冒又流行起来，老太太要多注意身体喔！”

“啊，你也要注意一下。”

“那么，我明天再来吧。晚安！”

“早点回去吧，晚安！”

第二天早上，当周婶进入客厅时看到老太太俯在电毯上，电视还开着。

“老太太，你怎么了？”

她跑过去一看。

“啊！”她大叫起来。

周婶面色发青，跌坐在地上。

只见老太太脖子上绕着一根线，两眼翻白微吐着舌头，已经死了很久。

衣橱、桌子的抽屉被翻得乱七八糟。凶手像是在找什么值钱的东西。

好半天，周婶才鼓足了勇气爬到电话边，报了警。

王警长及几名警官立刻就赶来了。

调查的结果，认为老太太是被勒死的，死亡时间是昨晚 11 点至 12 点。

令王警长奇怪的是，现场的桌子抽屉虽明显被人翻过，但似乎并没有丢失什么贵重东西。可见凶手的目不是为财而是要致她于死地，所以从背后将她勒死！

老太太每晚临睡前有必有锁门的习惯，但是案发当日门并没有锁，所以凶手可以自由出入。

奇怪的是现场并无脚印。屋外积雪很深，庭院的围

墙很高，形成一个密封的屋子。大院里只有周婶的脚印，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可疑的足迹（路上只有她一人来回的脚印）。

让人不解的是，凶手在大门和屋门之间如何来回？那儿并无树木，也无电线杆，如果要用吊绳索的方式实在不可能。除非凶手长了翅膀飞了进来。目前，最有作案嫌疑的人是韦佳。

根据周婶的证言得知，祖孙感情不和，老太太想把地捐给市政府，但手续还未办妥，如果此刻老太太去世，财产就全归外孙韦佳所有。但是他最近感冒发烧，昏昏欲睡，连小屋也未踏出一步！

小屋四周像是铺了白色毛毯，一点瑕疵也没有，很明显的，韦佳并未踏出房门一步。

根据以上的调查结果，警方束手无策，案情顿时陷入一片诡异！

王警官来到小屋前，发现小屋外有一个奇怪的东西，那是小孩玩的高跷，如果是韦佳用它作为行走工具呢？可雪中并没有留下高跷的痕迹。

那么，高跷到底是不是作案的工具呢？

就算踩着高跷，也应该会留下脚印。

高跷绑在脚上，也不能飞啊……

难道高跷和命案无关？

王警官摇摇头，正要往老太太的屋方向走去，他忽然眼睛一亮，这是什么？他弯下腰捡起一小团棉花。而且每走几步就能看见一小团棉花，一直走到老太太屋前。王警官握着棉花团想了一想，忽然他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便再次回到小屋，站在韦佳的床边。

也许是天冷的关系，韦佳把被子拉得很高，连头都盖住了，枕边放着药和茶杯。

王警官突然掀起被子，抓住薄如绢纸的睡衣。“你干什么？我在睡觉啊！”觉得寒冷的韦佳无礼地大叫。

“我以杀害自己外婆的罪名逮捕你，装病只是你的诡计之一，你老实承认吧！”

“你有什么证据？别胡说八道。”

“证据？”王警官冷笑道：“这就是证据。”

说着王警官从地上拾起一副高跷，并从兜里掏出那团棉花。

“哈哈……”韦佳不禁狂笑起来，“警官先生，我外婆可是被人勒死的……”

“不错，是被你勒死的。”王警官打断韦佳的话头，说道：“昨天夜里，你踩着高跷来到你外婆的屋子里，将她勒死后，又照原路返回，边走边把睡衣里的棉絮塞在高跷留下的印子里，所以乍一看上去，在你屋子附近并没有什么脚印，但如果把棉团拿走，一切就很明白了。”

接着，王警官又威严地命令道：“现在请你穿好衣服，跟我到警局走一趟。”

韦佳的脸色白了……

冻鱼引发破案线索

炎热的夏天，太阳像只燃烧的火炉，人都快要被烤干了，个个显得无精打采。而这个时候，探长恭介却不得不四处奔跑，因为局长要求他到谷村公寓 604 室，到藤子大雄处了解案情。

一路上，来往行人很少，也许都躲到家里吹空调去了，恭介开着自己的轿车，来到了大雄的寓所。

公寓管理员歪坐在会客室里打瞌睡。恭介也不叫醒他，径直走到楼梯口，电梯中没有一个人，恭介走进电梯，电梯很快到了六楼。恭介轻轻敲了敲 604 号的房门，里面没有反应。这家伙肯定睡着了。恭介于是握起拳头重重地砸门，里面还是没有声音。

响声惊醒了正在打瞌睡的公寓管理员，他吆喝道：“哪个在砸门！”

“我是探长恭介，请你帮我把他的门打开，我有要事找他。”

管理员十分不耐烦，却无可奈何地上来了。

他们一起打开了大雄的门，恭介走在前面，突然，他大声叫了起来：“管理员！”

公寓管理员赶紧跑过来，看见大雄倒在朝院子的阳台上。恭介抱起大雄的头，喊道：“大雄，你怎么啦？快醒醒！”

不管恭介怎么摇，大雄依旧闭着眼，毫无反应。

管理员说：“你别喊了，他已经死啦！”

恭介顺着管理员的目光寻去，发现大雄的后脑勺被人重重打了一下，还能隐约看见伤痕。

恭介对管理员说：“你赶快去报警！”

十分钟后，警察赶到了。恭介对助手简单交待了几句，就投入了现场侦破之中。

在大雄的身旁有个金鱼缸被打碎了，几条金鱼已经死了，这鱼缸原来是放在阳台的圆桌上，也许是大雄反抗凶手时撞翻在地后打碎的。

这阳台的排水性极好，仲夏的阳光直接照射着。

恭介自言自语道：“金鱼缸洒落的水已经晒干了，而掉在地上的金鱼却还没干透，这证明金鱼缸打破的时间还不太长。如果已经好几个钟头，在阳光直射下，小小的金鱼一定会晒干的。”

助手则卷看看手表，现在已经3点半了，按照恭介的推测，凶手刚刚逃离现场不久。于是，把公寓管理员喊了过来。

“你两点钟左右，有没有看见什么陌生人出入？”

管理员摇摇头，回答：“我一直在打瞌睡，没在意。不过，大雄的弟弟是早上一起和大雄回来的，大约中午11点钟才离开，我还跟他打了个招呼！”

“但如果他是凶手，4个小时前就离开现场，阳台上的金鱼早已经晒干了。”则卷推断说，“那他就可以被排除出嫌疑人的行列。”

通过对现场的调查取证，已基本上了解了情况，但嫌疑人始终无法确定。

恭介带着得到的情况，回到警局，报告局长。局长沉重地叹了口气。

回到家中，恭介的妻子正在做饭。她看见恭介就说：“你快去把冰箱里的鱼拿出来，今天下午停电了，还不知道那鱼化冻没有。”

恭介答应着，取出了鱼，鱼依旧硬梆梆的，恭介把鱼朝水池上砸了砸，冰屑溅了他一脸。恭介顺手擦了一把，谁知这一擦，恭介叫了起来：“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凶手利用了一个诡计使金鱼不致被晒干。那他就可以混淆行凶时间，让自己脱身。对，肯定是这样！”恭介兴奋地一拍巴掌，冲到客厅，抓起了电话。

“喂，局长吗？今天下午发生的案件，凶手肯定是大雄的弟弟，他事先准备了几条冰冻的金鱼，带到大雄家里，行凶后，他把结了冰的金鱼放在大雄的身边，再打破金鱼缸。如此高的温度，冰慢慢融化，水早就蒸发了，所以阳台上没水渍，但金鱼还没有被晒干。”

电话里传来局长赞赏的声音：“很好，恭介，我立即命人捉拿凶犯。”

恭介放好电话，得意地笑了。

神探被盗贼戏弄

故事发生在本世纪初。墨西哥城里有个叫扎菲尔的侠盗，专偷有钱人，偷的钱全部接济穷苦人，富人只要提到扎菲尔的名字，就又恨又怕，扎菲尔在偷盗时从不伤害人命。

加尼探长这天在马路上散步，一个身影在他的眼前一晃，好像是扎菲尔。加尼加快步伐跟了上去。

在一幢小楼漆黑的楼道里，扎菲尔突然消失了。加尼正四处张望时，忽然一只手枪抵住了他的后腰。

“探长，别紧张！我是扎菲尔，有件事我要麻烦你！”

扎菲尔将探长领到了一间屋子里，然后下了他的枪。

“是这样，”扎菲尔点燃一支雪茄，同时递给探长一支。探长摆摆手，扎菲尔便自顾自地吐出一串烟圈。

“昨晚，有个歌女被杀。罪犯想把物证扔到河里，不想扔到了桥洞下驶出的一条船上，说来也巧，落到了我手里。”

探长便向桌子望去，桌上有个拴着绳子的铁球，还有一小块碎镜片，一个揉烂的食品纸盒和一段鲜艳的红绸巾，很显然这带有血迹的红绸巾被割去了半条。

“探长，我太忙了，实在没精力去查这个案子，交给你吧。不过，我可以提供线索！”

听扎菲尔那口气，完全是上司在下达命令，探长窝

了一肚子火，可枪在人家手中，也没办法。

扎菲尔接着说：“案发时间为昨晚半夜。凶手是位衣着考究，戴单眼镜，对赛马有兴趣的先生。那食品盒告诉我们，他和死者一块吃过点心，先用刀刺伤了那个歌女，然后用红绸巾勒死了她，另外半条红绸巾肯定还在死者手中。”

扎菲尔边说边举起自己手中的另外半条红绸巾，说：“我眼前的这半条是罪证，得留好。一个月后，你用另外半条绸巾到这儿找我。哦，对了，那凶手是个左撇子，抓他时可要小心！”

扎菲尔回到家，想起刚才的情景，就十分生气。助手跑来找他，告诉他咖啡馆的歌女被杀了，让他去破这个案子。

“活见鬼！”加尼嘟囔着朝现场赶去。

现场死去的年轻女人攥着块绸巾，肩头有刀伤，脸上表情恐怖。

现场情况同没见到此情景的扎菲尔推测的一模一样。这家伙真有些神了，探长暗想。据调查得知，死者生前有一颗祖传的珍贵蓝宝石。凶手可能就是冲这宝石来的。

经过调查，加尼很快将凶手逮捕归案，可是，情况并不很妙。罪犯在律师的帮助下声明案发时自己不在现场，而是在看戏剧，他口袋里有张那场戏剧的票据作证。

加尼傻了。虽抓了凶手，却没证据，那粒蓝宝石呢？指纹呢？对了，指纹肯定留在扎菲尔带走的那半条绸巾上了。

终于熬到了约定的日子，加尼拿着从死者手里取下的半条绸巾，前去会扎菲尔。这次他还有个小小的打算，

想抓住扎菲尔，便埋伏好了手下，等信号后立即行动。

楼房里除了几个干活的油漆工外，根本没有扎菲尔的踪迹。莫非不敢来了，探长暗想。不料，一个油漆工冲他打了个招呼。是扎菲尔，他笑嘻嘻地说：“你的手下真规矩，都在等你的命令！”

加尼随扎菲尔又进了一个房间，接过扎菲尔递过来的半条红绸巾，两个半条拼起来正好是一条。

“探长，这就是证据。您瞧，这是左手的指印，不然我怎么知道他是左撇子呢？”

扎菲尔讲完这话，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加尼对这个强盗又产生了几分敬意。扎菲尔咧咧嘴说：“探长，您那半条让我看看，好吗？只看一会儿，马上就还给您！”

扎菲尔接过探长递过来的红绸巾，仔仔细细欣赏着。那半条红绸巾有个花结，扎菲尔将花结迎向光亮处，眯眼瞅着，像变戏法似的，从花结里掏出了一粒蓝宝石。

探长被这戏法弄呆了，一下明白了扎菲尔安排这次约会的目的。扎菲尔收起蓝宝石，得意地说：“探长，您应该想想一个姑娘为什么至死不松开这块红绸巾呢？”探长板起脸，掏出手枪，瞄准了扎菲尔。

扎菲尔哈哈大笑，说：“探长，我对来了这么多人都不怕，难道怕你一只手枪吗？实话告诉你吧，我早买通了你的女佣，今天早上，她趁你喝咖啡时偷走了子弹，不信，你试试！”

探长气急败坏地将手枪扔在地上。

扎菲尔给了探长一个飞吻，便冲到窗口，从早已垂到楼下的绳子上溜走了。

又过了 20 分钟，一个油漆工送给加尼探长一张纸

条。打开一看，只见上面用铅笔匆匆写着：“老朋友，别太轻易相信别人，我告诉您两个秘密：第一，您手枪里的子弹并未丢；第二，您的女佣是个忠实的仆人。”

老侦探的招魂术

阿瑟是个老侦探，他曾破过许多大案要案。深受同僚们的敬重。但老阿瑟的脾气十分古怪，破案的方法更怪。

这会儿，老阿瑟又在宣扬自己的“灵魂破案”绝招：“最清楚罪犯的当然是受害者本人，哪怕他并没有看见罪犯，他灵魂的眼睛会清楚地看见整个犯罪过程……老阿瑟逢人便讲，同事们听得耳朵都快结茧了。于是，老阿瑟一开口，同事们全都溜得不见人影。

瞅瞅墙上的挂钟。阿瑟开始收拾桌上的物件，准备下班。

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位满面泪痕的中年妇女。她哭着告诉老阿瑟，她的女儿失踪了。

这人是镇上杂货店女老板瓦尔太太。她说，她6岁的女儿玛丽早晨7点钟出门上学，到现在也没回来。通常女儿4点钟就该到家。刚才她去找了玛丽的老师，老师说孩子被叔叔接走了。

“在这个镇上，我们没有亲人，玛丽根本没有叔叔。”瓦尔太太伤心地哭诉。

显然，玛丽被坏人拐走了。

阿瑟详细地问了事情经过后，在胸口划了个十字，说：“祈祷吧！让玛丽的灵魂帮助我们抓住罪犯。”

第二天一大早，阿瑟拜访了玛丽的老师。年轻的女教师不安地说道：“很抱歉，玛丽一向很乖，我没想到她会背着我和那个人离开。”

“他是什么样的人？”阿瑟追问。

“30 来岁，戴顶礼帽，脸瘦得像刀条，他说，他是玛丽的叔叔，要提前带走小侄女。我没有同意。可是下课后，我去办公室取回作业，才发现玛丽不在教室。我追出去，看见那人和玛丽正出校门。”

女教师顿了顿又说：“看情形，玛丽和那人很熟，他俩一路好像在说什么。我也就回来了。”

听到这儿，阿瑟眼睛一亮，决定去找瓦尔太太打听一下她平常的熟人，也许他们之中有这么一个瘦男人。

瓦尔太太费劲地想了几分钟，道：“我们并没有熟人，倒是刚搬来的艾德来串过几次门。可艾德是个好人，他对玛丽很好，他决不会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阿瑟听了只是笑笑，他径直到房东那里要了房客艾德带有照片的证件，然后拿着它找到玛丽的老师。女教师只看一眼便肯定地断言就是这人带走玛丽。

重大嫌疑人艾德被带到阿瑟跟前，他气恼地大叫：“你们凭什么抓我，我又没犯罪。”阿瑟微微摇头道：“别激动，先生，灵魂会让你说实话。”

当夜 11 点，老阿瑟让人把艾德带到警察局的楼顶。他支开看守，要单独审讯。为防止艾德逃跑，阿瑟在楼梯出口上了锁。艾德不知他要干什么，满腹狐疑。

这时，夜风吹过，很冷。空中没有云，月光白惨惨的更是阴森。艾德的腿肚子开始发抖。

“艾德，睡得好吗？”老阿瑟突然发问，“玛丽不会在

梦中打扰你吧！”

“玛丽为什么要找我？”艾德疑惑地反问。

“因为是你从学校把她带走？”阿瑟紧追不舍。

“我没干过这种事，也许是玛丽的老师认错了人，世界上长相差不多的人多呢。”

“那你怎么知道是玛丽的老师告诉我的呢？”

“……”艾德立刻哆嗦起来，他后悔情紧之下答错了话。瞟瞟老阿瑟，他正盯着自己。艾德真想给自己一耳光，心里像一团乱麻一般。此刻，屋顶上除了呼呼的风声，什么声音也听不见。突然，艾德隐约听见风里传来了一个女孩幼稚的声音：“叔叔，你带我去哪？我怕！”艾德慌忙向四周看去，周围空空荡荡，只有他和眼前的侦探阿瑟。兴许是自己耳朵有毛病，艾德想。

“你怎么啦？”阿瑟目光如炬，剑一样射向艾德。

“是玛丽的声音，……”艾德惊恐得说话也结结巴巴了，“唔，明白了，你用录音机录了玛丽的话来吓我，我才不上你的当呢！”

看着艾德面色发白，阿瑟心中有了底：玛丽一定在他手上，这该死的家伙。“我没有录音机，不信你来搜一搜，我想你肯定是听到玛丽灵魂的声音了。”阿瑟嘲讽地打量着艾德，平淡地对他说。

为了证明没有灵魂，恐惧的艾德扑向阿瑟，把他所有的口袋翻个底朝天，可什么也找不到。阿瑟的确没有录音机。“一定是老家伙模仿玛丽声音。”艾德暗想。他死死盯住阿瑟的唇，只要阿瑟嘴巴轻轻一动，就会被识破。突然，又一声女孩的哭喊传进艾德的耳朵：“妈妈，快来救我！”艾德吓得面无人色，他双腿一软，瘫倒在

地。

阿瑟的嘴巴纹丝未动，艾德相信是玛丽的灵魂来找他算账的。他不得不交待了罪行。

原来，在和瓦尔太太交往的这几天，见她家里很有钱，便想出拐骗小玛丽借以勒索瓦尔太太的坏点子。

小玛丽获救了。

然而，令艾德意想不到的是“灵魂”的声音并非真是玛丽灵魂在说话，那是老阿瑟在说“腹语”。肚子讲话当然用不着动嘴巴，声音从鼻子和牙缝间传出来，飘飘忽忽不是十分清楚。在无人的漆黑深夜，就成了传说中“灵魂”的声音。

并没有开枪的杀人犯

人体模特立花京子在雕塑家杉下武彦的画室中被人枪杀。警方接到报案立马赶到现场。

眼下她的尸体还躺在画室的沙发上。她是一具线条优美的裸尸，左胸中了一枪，胸部周围全是殷红的血迹。

杉下武彦表情沉痛地向来现场勘查的山田警部述说着案发时的情形。

“今天晚上大约7点起，塑像进入了最后阶段。9点钟左右，我夫人来送咖啡，她见屋里被我吸烟斗弄得乌烟瘴气，便打开换气扇。这时枪响了，正站在规定位置上作着姿势的京子，突然惨叫了一声跌倒。我惊慌地跑上前去一看，见她胸部中弹已经奄奄一息了。

“子弹是从哪个方向射来的？”

“是从那个窗户外面。”杉下走到临院子的窗边，让警部看留在窗帘上的弹孔。窗户上面的墙壁上装着一个换气扇。

“因天气闷热，一直开着窗户，只有把窗帘拉上，因为模特儿裸着身体，怕让外面人看到不好。”

“每晚被害人都是在同一个位置。作同一姿势吗？”

“是的。”

山田警部拉开窗帘，来到外面查看。那儿是个有栏杆的阳台，连着绿草茵茵开阔的院落。

警部发现在离阳台不远处丢着一支手枪，闻了闻枪口，还有少许硝烟味儿。奇怪的是，在扳机上系了一根绳子。因院子全是草坪，所以没有留下凶手的足迹。

“枪响的时候，您夫人在哪儿”警部问杉下武彦。

“就站在我身后，正在看着要完工的塑像。当京子被击倒时，妻子迅速跑去关掉电灯，大概是怕亮着灯连我们也会遭枪击吧。我和妻子蹲在地板上，好半天不敢动地方。估计凶手该逃走了，不会再開第二枪了，妻子才起身去照看京子，吩咐我赶快去报警。所以我跑出画室，用卧室的电话报了警。”

“夫人真是个沉着能干的人啊。”

“可她毕竟是个女人呵，警车一到，她大概就安心了，一下子精疲力尽地瘫倒了。现在服了镇静药正在卧室里休息。”

“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没有，就我和我夫人两个人。”

“那么，您和模特儿是否有暧昧关系呢？”警部直截了当地这么一问，杉下武彦一下子面红耳赤，将目光移开。

“果真如此……这下您夫人杀人的原因就清楚了。”

“什么？您是怀疑我夫人是凶手吗？可枪响时她是同我在一块儿的呀。”

“那只是个巧妙的手段而已。阳台的栏杆上检查出的硝烟反应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山田警部说道。

然后山田警部攀上窗台从换气窗的转轴上找到了一截绳子，显然这截绳子同系在手枪扳机上的绳子是同一根绳子。

山田警部请杉下武彦叫醒了夫人，他把手枪和绳子放在了她的面前，说道：“夫人，立花京子是被你用计杀死的。”

“怎么可能是我，我又没有开枪。”夫人狡辩道。

山田警部冷冷一笑，说：“你把手枪绑在阳台窗户上固定好，用绳子拴住板机，另一端拴在换气窗的转轴上，然后你借口换空气打开换气窗的开关。这样换气窗一转动，便拉动了板机射出子弹。”顿了顿，他又说道：“正因为你熟悉被害人每晚站的位置，所以固定好枪口并不难，然后你趁你丈夫打电话报警时，剪断绳子将手枪扔到院子里，但你没时间解下板机上的绳子，不是吗？夫人。”

说完，山田警部亮出了手铐。

伽利略推理破案

天文学家伽利略有个女儿，叫玛丽，玛丽是圣玛塔修道院的修女。

这天，伽利略收到玛丽寄来的一封信。信上，她悲痛地讲叙了一件发生在修道院里的惨事。

前天的清晨，两名看守钟楼的小修女在打扫钟楼时发现，凉台上躺着一个死人。

死者索菲娅也是本院的修女，她是玛丽最亲密的朋友。她的左眼被一根纤细的针状物刺破，除此以外全身没有一处伤痕。

看来，索菲娅就是被那刺进她眼里的针状物夺走了生命，可是，现场却找不到凶器。

警察认为，索菲娅是自杀身亡。她用毒针刺破自己眼睛，然后拔了出来，把它扔进了凉台下面的河水里。

“我们到达时，钟楼是上了门的。这恐怕是索菲娅怕大风把门吹开，从里面关上的。所以，凶手决不可能进入钟楼。凉台是在钟楼的第四层，朝南，离地面有 17 米。下面是条河，离对岸也有 60 米。并且这几天晚上连续刮大风，凶手不可能从河的对岸把毒针射中索菲娅的眼睛。很多人都认为索菲娅是自杀，可这根本不可能，索菲娅是个活泼开朗的人，她决不会自杀的……”

玛丽在信中显得十分痛苦。伽利略决定到修道院看

望她，帮她把好朋友的死因弄明白，那样，玛丽也许会好过些。

第二天，伽利略来到了修道院。

玛丽见爸爸来了，高兴极了。她顾不上让伽利略休息片刻，就带着他来到后院。

“爸爸，快看，那就是钟楼。您看见四楼的凉台了吗？”

顺着玛丽手指的方向，伽利略见到那座高耸的建筑物。

他目测了凉台的高度和河的宽度后，断定凶手决不可能从河的对岸射出毒针，正中索菲娅的左眼。

“那姑娘半夜里跑到塔上都干些什么？”伽利略嘀咕道。

“爸爸，您忘了吗？我以前告诉过您，索菲娅也对天文感兴趣。她几乎天天晚上都要背着院长和大伙跑到钟楼眺望星星和月亮。我也曾陪她到凉台上看夜空，很清楚，那些星星仿佛伸手便能摘下来。”

玛丽娅的话使伽利略为那热爱天文的姑娘深深叹息了一声。

“索菲娅在观看星空的时候，用不用望远镜？”

玛丽娅看着父亲，摇摇头道：

“索菲娅一直梦想能有一架望远镜，可是……”

“她家太穷了，买不起？”伽利略没等女儿把话说完，就急着猜起原因。

玛丽又轻轻摇头，说：“索菲娅家很有钱。只是院规太严，院长不准我们随便跨出院门。”

“那她为什么不让家人寄一架来？”

“她的父母都死了，只剩下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今年春天，索菲娅准备把她名下的财产全部捐献给修道院。可是，她的弟弟反对她这样做，还威胁说，要是索菲娅把财产捐给修道院，他就要向法院起诉，剥夺她的继承权。”说到这里，玛丽停了下来。她发现父亲眉头越结越紧，而且还闭上了眼睛，像病了般。

“爸爸，您不舒服吗？”玛丽不安地问伽利略。

许久，伽利略长叹一声，睁开了双眼。

“别担心，孩子，我正在思考索菲娅的死因呢！”

玛丽这才放下心。

“玛丽，索菲娅死前，她的弟弟来过修道院吗？”

“来过，上星期，她的弟弟来给索菲娅送东西，他到这儿时，已经是晚上9点了。院长到处寻不着索菲娅，就叫她弟弟在会客厅里等她，派我继续去找索菲娅。”

伽利略专心一意地听着女儿说话，连眼睛也不眨一下。

“我知道，当时索菲娅正在钟楼的凉台上观测天文。她离开时，叮嘱我，不要让任何人去那里打搅她。于是，我就告诉她弟弟，索菲娅在钟楼上观测星星。令人奇怪的是，他听到这些，眼睛仿佛一亮，没一会就离开了修道院。”

“他有没有再回来？”

“没有。只是，在索菲娅死的前一天，她弟弟送来了一个包裹，里面也是很贵重的东西。我在整理索菲娅的遗物时，这个包裹却找不着。会不会是有人为这个包裹，把她杀了？”

伽利略看了看钟楼下的河水，说：“或许这条河能告

诉我们凶手是谁。快叫人潜到水中，看看有没有一架望远镜！”

修道院的看门人潜入河中。几分钟后，他果然在凉台下面的河底找到一架望远镜。

“这就是放在包裹里的东西，也是杀害索菲娅的凶器。”伽利略拿着那架水淋淋的望远镜说到，“索菲娅在观察星星时，需要调节镜筒里的弹簧。而凶手事先在望远镜里装上了毒针，只要索菲娅一动弹簧，毒针就会弹出射中索菲娅的眼睛。”

“原来如此！”修道院的人恍然大悟。

“那么，”伽利略继续说道，“现在是通知警察拘捕原凶的时候了。”

县令父子开棺破案

山东有个叫王可贤的文人，在地方上小有名气。他的儿子王效祖从小机智过人，18岁那年中了进士。被任命到杭州当知府。

有道是“天上天堂，人间苏杭”王效祖去当知府也把王可贤接了过去，一方面可以孝敬老父；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老父常指导指导为官之道。于是儿子在外升堂理事、办案，父亲就在内处理公文、公务。一有空父子两人就商议城内吏治，风俗民情。王可贤说得切中要害、谈得有根有据，王效祖耳濡目染，渐渐也精通了为官之道。他上任一年，很有政绩，得到上司的赞赏，同僚的敬服。

一天，王效祖出城办事，正好遇上一家大地主出丧。仪仗非常有气派，白幡层层，乐队吹打，送丧的人排着长长的队伍。按照习俗，不论哪个官员都得避让，王效祖也只得退避路旁。运载棺材的车子旁跟着一个披麻戴孝的妇女。这时候，一阵风吹来，丧服衣角被风撩起，露出大红的内衣。王效祖不免诧异：白色丧服内怎么会是红色喜衣呢？一打听，这位妇人原是死者的妻子，顿生疑窦，死者难道死于非命？他就传令：将棺材暂停附近庙中，待验过尸后再入土为安。

毕竟是知府的决定，送葬的地主家的亲人虽有不满，

但都不敢违抗。

王效祖回到衙门、将情况向父亲一说，王可贤以为虽然可疑，可毫无证据在手，一旦验尸验不出什么，这些乡绅可惹不起。

那怎么办呢？

在书房里，王效祖也觉得为难了，一口接一口的喝着茶。王可贤踱来踱去，低头沉思

最后他开了口：“这样吧，你不出衙门，推说有病，拖延验尸时日；我出外私访，查得真情，再行处置。”

王效祖点点头。

王可贤就扮成了算命的先生，秘密外出查访。

一访，县官的父亲不免惊慌，原来死者是位监生，监生虽然没有嫡系亲属，可是这些亲戚中不乏秀才、廪生，都是有财有势的人。如果有什么差错，儿子的前程也就断送了。

第二天，王效祖没有上衙门办公，那些死者的亲戚吵上门来，要求验尸，听说县官有病，都以为是他不敢露面，扬言要上告。过了几天，还是不见王效祖的面，他们就联名上书，催促尽快验尸。王效祖不理不睬。这样，丧礼不能进行，棺材不能埋葬，引起了公众的非议，就连差役也认为王效祖做得太过分了。

再说王可贤，在外私访了多天，也没有查到一点那监生被害的线索，更没查访到有人揭发，心里暗暗着急。

一天夜晚，他走到野外，走得也够乏了，就钻进路边田里的一个小草棚里休息。不一会，来了个农夫，问他到此何事，为何住进草棚。王可贤急忙起身赔礼道歉，谎称自己流落异乡，靠占卦算命为生。今夜错过客店，

才在此歇息。那农夫信以为真，倒也慷慨，答应留他过夜。

原来那农夫是地主的雇工，每夜来草棚看守庄稼。

这夜，明月高挂，月光如水，是一个赏月的好天。

看庄稼的人守夜不睡，王可贤就陪着闲聊。两人谈得投机，看庄稼的人拿出带来的酒菜，对饮了起来。一杯落肚，王可贤有心说：“看来这里老百姓的生活不差，地方官还不错吧！”

那农夫点点头说：“不错，新来的知府年纪虽轻，可是很体谅百姓，不过，可惜他在这儿呆不长了。”

王可贤故意追问“为什么”。农夫两杯酒下肚，就说：“还不是为了那死去的监生的事。知府怎么会查得出监生的死因呢？”

“这话中有话！”王可贤心中暗暗高兴。他忙再替那人斟上一杯。那人干了杯，吐露了内中的真情——

死去的监生，就是那人的东家。监生素来身体康健，突然死亡，那人好奇，就向一个小仆人打听，原来监生的妻子与表兄私通，表兄最近死了妻子，她害死了丈夫想嫁给表兄。监生被害死了，事情眼看就能成功，岂料知府阻挡了丧事，说要验尸。监生妻子心中着急，鼓动亲戚们与知府作对。这些亲戚贪图监生的财产，也就去县衙门闹起事来。

“那这位知府验尸验得如何？”王可贤问道。

“那知府不知怎么，至今也没有验呢。”那人说，“其实，打开棺材，一验死尸的头顶心，就可知道了。”

王可贤边斟酒，边假装不解地问道：“验头顶怎么能知道呢？”

那人呷了一口，神秘地对王可贤父亲一阵耳语。

“噢，原来如此！”王可贤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天刚蒙蒙亮，王效祖告辞了看庄稼的人，赶回衙门。

王效祖躲在里面，饭吃不下，觉睡不好，大清早已经起身。现在看到父亲笑咪咪踏进门来，知道探听到了内情，就连忙相迎。王可贤将查访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了儿子。王效祖不禁拍案叫好。

当天，王效祖升堂，传令仵作、差役，跟他一起去验尸。停放棺材的庙堂里，挤满了死者的亲戚。王效祖命令打开棺材，又吩咐仵作仔细验尸。

仵作见尸体的面目异常，死时似乎很痛苦，可是通身细看，没有发现什么伤痕。

“你查验一下尸体的头顶。”王效祖说道。

仵作分开头发，从尸体的头顶心拔出一根长长的带血的钢钉。

这一下，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监生的亲戚悲愤起来，要求王效祖捉拿凶手。

王效祖一摆手，喊着“某某人在吗？”大家异口同声说来了。那人果然在人群当中，正是监生妻子的表兄，只见他面如死灰，浑身打颤。

王效祖传令安葬尸体，命差役拘捕监生妻子、小仆人和那个表兄。

回到衙门，开堂审问，大刑伺候，三人一一招认。

原来监生妻子与表兄是同谋。一天晚上，监生在朋友家喝得酩酊大醉，妻子就命小仆人用皮绳子捆住监生，自己动手把钢针钉进丈夫的头顶心。

真相大白，王效祖就将详情写成案卷呈送上司。上

司很欣赏他，准备向朝廷写奏章表彰他，提拔他。可是王效祖却叹道：“当官太辛苦了，也使我老父费尽了心血，真不是当儿子的应该做的。”竟辞了官，返回家乡，侍奉老父去了。

千里追捕冷血魔头

这是美国当代最大的追捕行动。也是一次最恐怖、最为所欲为的系列谋杀。随着2月28日冷血魔头查理·希尔曼的被捕划上了句号。

美国好几个州的公众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们又可以放心地在街上散步，可以允许孩子们在室外玩耍了。那是一段惊险曲折、扣人心弦的故事……

3月9日，星期五。俄克拉荷马州正处于残冬季节，寒风凛冽，残雪皑皑。阴霾的天空，使人们心头感到很受压抑，令人透不过气来。

下午3点多钟，年过六旬的西奥德夫妇兴致勃勃地离开家，驾车前往玛斯科兴县郊区去探望他们的亲戚尤登。他们可能不会知道，这次外出使他们踏上了不归之途。当尤登夫妇于4点多钟回到家时，就发现西奥德夫妇的汽车停在门前，却不见人影。两人在房前屋后四处搜寻。突然，尤登发现前窗已被撬坏，不由惊出一身冷汗。看来，有人已从这里破窗而入了，而且肯定不会是一把年纪的西奥德先生。

不一会儿，接到报警的罗杰斯警长火速赶到了现场。

罗杰斯警惕地绕着房子转了一圈，发现后门没锁。于是，他拔出手枪，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屋子。房间里凌乱不堪，显然是刚遭到一场洗劫。突然，借着昏暗的光

线，罗杰斯发现在地下室门前有一堆黑乎乎的东西。

那是两具死尸。尸体四肢摊开趴在地上，地面上渗满了鲜血。颈椎已被打断，头的大部分已与颈部分离，女尸也是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见此情景，罗杰斯警长直欲呕吐，他连忙退出房间，通知警察局发生凶案，请求增加人手。不一会儿，几辆警车便风驰电掣地赶来了。

根据现场勘察的情况，警察们做出了初步推断：当西奥德夫妇走进尤登家中时，恰逢罪犯正在偷东西，凶残的罪犯使用枪把夫妇俩逼到地下室并杀人灭口。法医的验尸报告说，子弹紧贴着西奥德的后颈射来，因而掀掉了他的大半个脑袋。当时，西奥德太太看到丈夫倒在血泊中，曾试图逃跑，但没跑几步便遭同样的厄运，她背部中弹，而且尸体离丈夫有几步距离。现场勘察还表明，西奥德夫妇的钱包也被杀人凶手搜走了。

在马斯科兴县，发生如此重大的入室凶杀案是罕见的。于是，警察局全力以赴地投入了侦破工作。但是，这一带地处山区，人烟稀少，住得最近的人家离尤登家也有1英里半远，很难找到一个提供线索的证人。

谁知，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使凶犯落入了法网。

3月9日傍晚，夕阳将余辉洒在地面上，给柏油马路抹上了一层淡淡的金黄。在瓦根那县的奥奇地区，警察局副警长罗斯正像往常一样驱车巡逻。

突然，罗斯看到一辆乳白色本田牌小型货车飞驰而来，疯狂地朝着马斯科兴县方向高速驶去。忠于职守的罗斯马上意识到，这肯定是酒后违章开车。罗斯一个漂

亮地急转弯，飞速追向那辆违章货车。

在苍茫暮色之中，一场惊心动魄的飞车追逐在山区公路上展开了。

5 分钟后，罗斯看到凭自己的力量很难追上那辆违章车，便用无线电话发出了求援。不一会儿，几辆警车便飞驰而至，加入了追逐的行列。刺耳的警笛声，划破了山野夜空的沉寂。

当追至阿肯萨斯河大桥时，那辆乳白色货车突然熄灭车灯，驶离路面，一个急刹车停在了暗处。车中钻出的两个黑影刚要拔腿逃跑，几辆警车已呼啸而至，将他俩团团包围起来。

“站着别动，我们是警察！”警察们飞身下车，高声命令着。在僵持片刻后，一男一女从黑暗处走了出来，他俩都把双手高高举过头顶，神情沮丧。警察把他们铐起来，推进了警车。

那名男子的驾驶执照上写着姓名查理·希尔曼。他是一个胖子，鼻子长得又尖又长，下巴很厚，一双暗褐色的小眼闪动着冷酷的凶光。那个女人头发稀疏，面色浅黑，名叫多萝茜·希尔曼，显然是希尔曼的妻子。

希尔曼一身酒气，看来的确是酒后开车。在审讯中，希尔曼牙关紧咬，拒不交待他违章后拼命逃窜的原因。警察们仔细搜查了他的乳白色小货车，结果找出了两只血迹斑斑的钱包，钱包里还夹着西奥德的身份证。

“钱包是从哪里来的？”警察厉声喝问。

但是，希尔曼仍缄口不语。

这时，审问希尔曼的警察还不知道下午发生在尤登夫妇家中的那起凶杀案。罗斯警长估计：看来希尔曼是

个盗窃犯，在携赃逃跑时被我们意外抓获了。

警车载着这两个“盗窃犯”，向玛斯科兴县监狱驶去。半路上，罗斯用报话机叫通了警察局值班室，询问是否有个叫西奥德的人因钱包被盗而报过案，然而，他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当天下午4点钟，西奥德夫妇已双双惨遭杀害。

听到这一消息，希尔曼的妻子多萝茜大惊失色。而希尔曼却面不改色，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希尔曼夫妇被作为杀人抢劫重大嫌疑犯，送到监狱中看管起来。此时，对于警方来说，最重要的是尽快搜集证据。

第二天清晨，一些警察重返案发现场，仔细寻找凶手的作案痕迹。他们搜遍了房前屋后、树林草地、池塘小河，却一无所获。另一部分警察则对案发地点周围4英里之内的居民挨家挨户地进行调查，询问他们是否见到形迹可疑的陌生人或车辆在这一带出现过。

终于，有两位青年牧师提供了关键性证词，他们告诉警察，在案发那天下午3时30分左右，他们曾在尤登夫妇一家门口看到停有一辆乳白色小型货车。随后，他们又认定：被扣在警察局的希尔曼的那辆小货车与他俩所见到的那辆车一模一样。

至此，地方检察官已可以对希尔曼夫妇提出起诉。3月13日，希尔曼夫妇受控涉嫌两项一级谋杀罪，等待着法庭的审判。

厚厚一大叠关于希尔曼的犯罪档案和报告，被送到了检察官斯特姆先生的办公桌上，斯特姆先生点燃一支烟，仔细地逐页阅读。看着看着，他感到其中每个字似

乎都浸透着罪恶，每张纸上都散发着令人窒息的血腥气味。

希尔曼出身于一个臭名昭著的犯罪世家，其家族中许多成员都曾因犯罪活动而锒铛入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希尔曼，是个屡教不改的惯犯，17岁时就曾持枪威胁过当地的一名巡警。

在加利福尼亚州时，希尔曼曾一度身陷囹圄，被控枪杀其岳父。但是，由于警方证据掌握得不充分。加上希尔曼家族千方百计地制造伪证，致使该案的审理无法继续进行。最后，检察院不得不宣布撤销起诉。恢复自由之后，希尔曼迁居玛斯科兴县，继续其犯罪生涯。在这次落网之前，他曾先后15次被判罪入狱，但每次都获得了假释。西奥德夫妇惨遭毒手，就是他第15次获得假释后所造成的恶果。

斯特姆检察官不禁拍卷叹息：“希尔曼简直是一条来自地狱的疯狗，放他出狱无异于是将一个个受害者打入地狱。这次，一定要把这条疯狗送上电椅。”

审判还未开始，希尔曼家族便故技重演，上窜下跳，神速地编造出了一大堆希尔曼不在杀人现场的伪证。但是，警方不为所惑，巧妙地抓住希尔曼的同案被告、妻子多萝茜为突破口，终于使她吐露了真情。

多萝茜交代说：3月9日下午3点到5点半之间，希尔曼曾独自一人外出，并随身携带了装有子弹的长筒猎枪和几颗备用于弹。在临出门时，希尔曼曾咬牙切齿地说：“只要老子今天碰到不顺眼的东西，不管他是人还是狗，都要一枪崩了他！”下午，当多萝茜和一个亲戚去酒吧间时，恰巧在那里遇见了希尔曼。3人开怀狂饮，快到

掌灯时分才从酒吧间出来。希尔曼开车和多萝茜一起回家，不料半路上因酒后违章开车而受到警车追截，双双束手就擒。

斯特姆检查官抓住要害追问：“希尔曼的猎枪现在在哪里？”

“他有两支长筒猎枪，他去酒吧间的时候，已把猎枪放在家里。”

兵贵神速。斯特姆等人立即带着多萝茜，赶到希尔曼家中。然而，两支猎枪都已不翼而飞了，连多萝茜都不禁大吃一惊。经过仔细搜查，没有在希尔曼住所发现任何与该案有关的证物。

然而，斯特姆检查官并不灰心，他决心追根求源，一定要把狐狸的尾巴揪出来。他循着多萝茜的证词顺藤摸瓜，对希尔曼几个了解内情的亲戚展开了心理攻势。其中有几个人为了洗清自身，向警方吐露了有用的线索。

乔·马尼供认，在几个月前，他曾卖给希尔曼一支一点二八口径的长筒猎枪。另一个叫韦思·哈尼思的人也招供：在希尔曼被捕之后，他偷偷地将两支猎枪转移到了玛斯科兴县北面的一个湖边。

警方立即出动，按图索骥，果真在湖边找到了一支点二八口径的猎枪和一支一点二〇口径的猎枪。据俄克拉荷马州警察局弹道专家的鉴定，西奥德夫妇正是被这种一点二八口径的猎枪射杀的。同其他种类的枪支相比，这种猎枪的使用率极低。

另外，法医还发现，希尔曼的裤子上有3处血迹，其血型与死者相符。

铁证如山，不容抵赖。至此，已完全可以确认，希

尔曼便是残忍地杀害西奥德夫妇的凶手。

3月20日，法庭就两项一级杀人罪对希尔曼正式开庭审判。当希尔曼被押上被告席时，他就像一头落入陷阱的野猪，双眼始终恶狠狠地盯着出庭作证的证人，射出绝望而又凶残的寒光。

按俄克拉荷马州的法律，行凶杀人者可判死刑。这意味着，被控有两项杀人罪的希尔曼离死期不远、黄泉已近。这个十恶不赦的血腥杀手，此刻正拖着绝望的步子一步步走近电椅，去接受正义的严惩。

希尔曼被关押到玛斯科兴县监狱，这是个有70余年的历史老监狱。70多年来，服刑的犯人屡屡越狱成功，已成为这座老监狱的一大丑闻。

今天，这座监狱的耻辱簿上又新添了一笔。3月23日傍晚6时许，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了监狱，他自我介绍说名叫肯德尔，是天主教堂的神父，专程来探视希尔曼并听他忏悔。于是，看守把他放了进去。7点半左右，看守突然发现，希尔曼伙同一个50多岁的同室囚犯在牢里年久失修的天花板上凿开了一个洞。当看守赶到时，希尔曼已逃得无影无踪了。那个老囚犯因动作迟缓而落在后面，被抓获回狱。显然，是那个探监的“神父”给希尔曼送来了越狱工具。后来，警方在各地大举寻找“肯德尔神父”，不料他从此消声匿迹了。希尔曼的越狱使警方大为震惊和恼怒。警察局的电传机昼夜不停地向全州和全美国各有关部门发出了紧急通报：“希尔曼是一个特别危险的冷血杀手，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目前，他可能是全美国绝无仅有的头号危险分子。请各地警察局严密监视，协助捉拿。”

一张大网撒开了。

在玛斯科兴县附近的各交通要道，公路巡警设置了道道路障，拦截所有车辆进行检查。有一部分警察则走上街头挨家挨户搜查可疑人员，并向全体居民提出劝诫：“逃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请严加提防。要锁好门窗，晚间切勿独自外出。看在上帝的份上，一定不能给来访的陌生人开门……”

早在法庭审判时，希尔曼就曾扬言要杀掉出庭作证的人。他此次越狱成功，使证人们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希尔曼的妻子多萝茜深知希尔曼翻脸无情，便匆忙赶到 100 英里外的地方躲藏起来。乔·马伦和哈尼思则受到警方的严格保护，被暂时送到监狱中的一间空房里过夜。

紧张的空气笼罩了这一带的城镇和乡村。唯有抓住希尔曼这个魔头，才能驱散公众心头的乌云。

希尔曼究竟到哪里去了？

凌晨 5 时许，俄克拉荷马城的市郊小镇路泽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中。在一条公路旁，值班巡警汤姆·多森站在警车旁边，正等候同伴来换班。

突然，多森看到东边的路面上有车灯的光柱射来，一辆汽车飞奔而至，车速高得惊人。多森出于责任心，不得不将这辆车拦下。轿车停稳后，一个又高又胖的男人从车中钻了出来。

“对不起，先生，你的车超速了，请出示执照。”多森接过驾驶执照，仔细审视着。由于希尔曼杀人案及其脱逃的消息并未传到这个小镇来，所以多森对司机姓名栏上的“希尔曼”几个字并未在意。但是，出于警务人

员特有的直觉，多森对这名违章司机萌生了疑云。他命令这家伙坐进车里，自己则用警车中的电话检查司机的姓名和车号。

猛然间，那个司机如同弹簧一般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手握一把寒气逼人的尖刀捅向多森。只见白光一闪，多森猝不及防，已被刺中手臂。两人在警车的前排座位上展开了生死搏斗，但已经受伤的多森显然处于劣势。在扭打中，多森的脖子又中了一刀，随身佩带的左轮手枪也被对方夺下，黑洞洞的枪口直逼胸前。

希尔曼用凶狠的野猪眼盯着多森，说：“告诉你，老子叫希尔曼。只要我现在一动手指头，你他妈的就要见上帝去。”希尔曼一边疯狂地吼叫着，一边来回晃动着手枪。多森的一条静脉已被切断，鲜血浸透了警服。希尔曼看到他已奄奄一息，嘴角露出一丝残忍的好笑，放弃了开枪杀人的念头。他收起左轮枪，用多森腰间的手铐将多森双手铐住，然后把他锁进了警车后半部用来关押犯人的囚笼里。显然，他是想让多森在痛苦和挣扎中慢慢地流尽最后一滴血。

一个多么残忍的恶魔！

在逃走之前，这个凶恶而又贪婪的家伙，没有忘记顺手牵羊抢走多森的钱包、手枪和一支一点一二口径的长筒猎枪。

幸运的是，尖刀并未刺中多森的颈主静脉。希尔曼驾车逃跑后，这个勇敢的巡警聚集起全身最后的力气，挣扎着从囚笼后窗里爬了出来。他抓起电话，立即向总部呼救，并报告了希尔曼的逃窜方向。

一条凶残的恶狼已窜进了毫无防备的城市，不能不

令警方和市政当局吓出一身冷汗。于是，俄克拉荷马城电台立即发出紧急通告：“杀人犯希尔曼正在我市逃窜。该犯全副武装，携带手枪、猎枪和匕首等凶器，是个极端危险分子。请市民们注意安全，加强防备！”

俄克拉荷马城的居民们对希尔曼深恶痛绝，立即行动起来，大力协助警方缉拿凶犯，为警方提供线索。一位市民报告：希尔曼已丢弃了先前使用的汽车，正开着刚偷来的第二辆车匆匆逃跑。果然，当天下午4时许，警方在该城一个贸易中心发现了一辆挂有玛斯科兴县车牌号的无主轿车，正是希尔曼所弃。

一些办案人员推测，希尔曼眼下可能正驾着新偷来的汽车不顾一切地逃命。对他来说，逃得越远越好，所以已无心报复预审时出庭作证的人了。谁料想，希尔曼就像一个幽灵，飘忽不定，踪影难测。两天后，玛斯科兴县警方接到情报：在本州另一座小镇，又有一辆汽车被盗，地点离希尔曼先前丢弃汽车的地方不远。一个报信人暗示：冷血魔头希尔曼又卷土重来了。

如此一来，那些证人们再次陷入极度恐惧之中，他们纷纷跑到警察局，要求保护。一个证人惊恐万状地说：“这条疯狗会把我们统统杀掉！”

至此，希尔曼已越狱潜逃4天了。他在社会上多呆一天，就会多犯下一笔罪恶。

3月27日，得克萨斯州哈佛县警察局得到报案：郊区的一个加油站在当夜被抢劫一空，39岁的女主人和她15岁的儿子下落不明。

警车呼啸而至，把侦察员们送到了现场。只见加油站大门洞开，气泵还在运转。自动现金出纳机仍在工作，

但里面已空无分文。经过仔细搜查，现场找不到任何能表明加油站母子去向的线索。

后来，警察接到报案，在哈弗县的一处荒地里发现了一女一男两具裸尸。经核查，这正是失踪的女站主和她儿子。女尸头部中了两枪，子弹是紧贴着死者头部近距离发射的。男尸头部中了两弹，胸部中了一弹。经初步鉴定，杀人凶器是一支一点二二口径的手枪。尸检结果表明，女死者曾被奸污过。

死者的被害方式，与西奥德夫妇的被害惊人地相似。警察在调查中了解到，最后一个来加油站的是一名开天蓝色小型货车的中年男子。听到天蓝色小型货车，办案人员心头为之一动，不由想到另一起刚刚发生的谋杀案。被害人的尸体是在两天后才由一对年轻恋人偶然发现的。

那是3月28日下午3时50分左右，一对热恋中的情侣手挽着手走进了土耳沙城钱德勒公园。这个公园位于一座小山的顶端，地势险峻，三面是悬崖。这里游人很少，只有成双成对的恋人们喜欢到这里寻幽。当这对情侣爬到半山腰时，隐约看见远处的岩石上似乎有一堆东西。他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走近一看，不由大惊失色。原来，那里躺着一个血肉模糊的死人。

当地警察闻讯赶来，展开了调查。

死者名叫刘易斯，40岁，是密苏里人，他是为了与贝尔电话公司签订合同而来到了土耳沙城。死者身无分文，钱财已被凶手洗劫一空。这次，凶手也是紧贴着死者头部开的枪，一只大口径猎枪子弹将死者头部打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法医验尸结果表明，死者是在两天前，即26日夜里被害的。

经查，刘易斯的一辆天蓝色福特牌小型货车已丢失。

显然，图财害命者又是希尔曼。

就这样，希尔曼在越狱潜逃后短短一周之内，又杀死了3名无辜者，犯下了杀人、强奸、抢劫、袭警等几条大罪。

这真是一条货真价实、十恶不赦的地狱恶狗。

3月28日，星期六，下午5时左右，亚利桑那州皮玛县的一条高速公路上，巡警帕利什正在值勤。

按照规定，在这段路面上行驶的车辆时速不得低于45英里。帕利什发现，一辆天蓝色福特牌小货车的时速只有30英里，属于违章低速行驶。于是，帕利什拦下了这辆车。从车里走出的司机正是希尔曼。夕阳的余辉撒在他的脸上，勾勒出又宽又大的下巴。也许因为过去两次因超速而惹了麻烦，希尔曼已神经过敏，这次竟因低速违章而再次被拦了下来。他故作镇静，愤愤地抗议道：“警察先生，我的车开得很谨慎，为什么要拦我？”

“是的，先生，你过于谨慎了。请出示驾驶执照！”帕利什幽默地答道。

希尔曼一边出示执照，一边撒谎：“我从得克萨斯来，开了一夜车，体力有些不支，所以尽量开得慢一些。这是我父亲的车，他叫刘易斯，住在密苏里州。”

当帕利什看到执照上的司机姓名希尔曼时，感到很耳熟，但一时又回忆不起从哪里听到过这个名字。于是，他说：“希尔曼先生，请稍等一会儿，很快就可以上路了。”

帕利什转身走向自己的警车，想通过无线电查询一下。突然，他听到背后“哗啦”一声响，这是枪上膛的

声音。帕利什意识到了危险，他缓缓转过身来，只见那司机双手紧握一把左轮手枪，两腿叉开，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自己。

“老实点，不然就打死你！”希尔曼凶相毕露，咬牙切齿地命令着，帕利什突然醒悟过来，站在面前的希尔曼正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在逃犯。此刻，任何轻举妄动都是无济于事的，应静观其变，等候战机。于是，帕利什装出了一副服从的样子。

希尔曼手脚麻利地取下帕利什腰间的手铐，将帕利什紧紧铐上，然后就像对待多森一样，把帕利什锁进了警车囚笼。帕利什巴不得这个家伙赶快逃走，没想到希尔曼却扔下了天蓝色货车，驾驻警车开上了公路。

帕利什只感觉到希尔曼已把车驶离了公路，但不知是行驶在哪条路上。他心中琢磨着一个又一个脱险计划，但又一个接一个地否定掉了。他绝望地想：“我只有坐以待毙了。再过5分钟，10分钟，希尔曼就会把车停在荒郊野外，然后掏出手枪，对准自己脑袋，扣动扳机……”

突然，警车内的报话机中传来警察局交通调度员那熟悉的声音：“各值班警官请注意，据一位公民报告，一歹徒持枪劫持警察，正驾驶警车逃窜……”这声音给帕利什带来了一线生机，却使希尔曼心惊肉跳。希尔曼一个急转弯调过车头，折回原路。

希尔曼将警车停在那辆天蓝色小货车旁，隔着后窗玻璃对帕利什奸笑着说：“警官先生，你很听话，暂且饶你一命。”随后，他钻进小型货车，飞快地逃走了。

帕利什挣扎着站起来，一脚踢碎后窗玻璃，钻出囚笼。他一把抓起报话机，紧急呼叫：“我发现了希尔曼！”

罪犯携带枪支，正驾驶一辆天蓝色小货车向西奔逃……”

此时，一架亚利桑那州警用直升飞机正在不远的空中巡逻。听到呼叫后，它立即掉头搜寻罪犯。刚飞出不到1英里，希尔曼的小货车便出现在视野中了。为了紧紧咬住目标，直升飞机不得不在低于50英尺的低空飞行。

希尔曼驱车发疯似地狂奔，但汽车毕竟不是飞机的对手。直升飞机穷追不舍，像一只巨大的蚊子牢牢盯住了科尔曼，在他头上发出嗡嗡的轰鸣。它一边追击，一边向赶来参加追捕的警车报告希尔曼的一举一动和准确位置。

“罪犯已弃车而逃，正奔向路边一处堆满砾石的植物林。”从飞机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希尔曼跌跌撞撞、抱头鼠窜的丑态。

飞机继续报告：“逃犯正掏空口袋，扔掉里面的所有东西。”

“现在，逃犯已停下脚步，猫腰躲在几块巨大的砾石后面。”直升飞机步步紧跟，在手枪射程之外，密切注视着希尔曼的一举一动。在飞机的指挥下，地面警察将包围圈越缩越小。

这次，希尔曼纵有三头六臂、七十二变，也难以逃出法网。希尔曼疯狂起来，频频向直升机射击。这时地面上的警察已经逐渐形成了包围圈。

在场参战的每位警察都料定，像希尔曼这样的亡命之徒一定会负隅顽抗，这场追捕将以一场惊心动魄的枪战而结束。于是，警察们各就个位，聚精会神，子弹上膛，做好了战斗准备。

双方僵持着，一分钟，两分钟……

此刻，空气紧张得像快要爆炸一般，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然而，植物林中却戏剧性地传出了一个颤抖的声音：

“别开枪，我这就出来！”只见希尔曼哭丧着脸，哆哆嗦嗦地从植物林中钻了出来。长时间的逃窜使这个家伙疲惫不堪，口干难忍。在戴上手铐后，他一个劲地干嚎着：“水！水！快给我点水喝吧！”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冷血魔头终于落入法网。等待着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和伸张正义的电椅。

独擒变态杀手

德国汉堡的一座军火库被盗，4个警卫军火库的士兵被杀，仓库里被盗走一支最新式的带有红外线瞄准器的冲锋枪，和两千发子弹。这个案子引起了德国警方和军方的高度重视。根据现场情况分析，估计是恐怖集团所为。

一听到现场调查专家这么说，哈特差点笑出了声，那位专家立即用严肃的目光扫了他一眼。哈特赶紧收敛笑容，板起了正儿八经的面孔。哈特只是刑警的队长，如此小的官职在这种场合里，是根本不允许插嘴的。但哈特认为，既然弹头是一样的，凶器是同一把枪，那么凶犯只是一个人。如果是恐怖集团所为，仓库里的武器早被搜刮空的。

回到家里，哈特早对妻子叙述了一番：“真可笑，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杀人盗窃案，只不过是军火库被盗罢了。竟然组织了100多人的调查会，越弄越麻烦。听说，罪犯还留了一封勒索的信，署名为八舍的执行者。”

“八舍？”哈特太太的眉头一皱，“那可是占星术里的术语。”

哈特对太太迷恋占星术向来不满意。这会儿竟把占星术和枪支被盗案扯在一起，使他有些恼火。

可哈特太太好像并不在意丈夫的脸色，喃喃自语道：“太阳的运行路径叫黄道，把黄道十二等分，每一等分就叫‘舍’，八舍就是蝎子舍。”哈特太太突然抓住丈夫的胳膊，兴奋地说：“那么照这样推算下去，你可以在1974年至1979年的10月21日到11月22日之间出生的青年中去查找这个人。”

哈特转念想想，太太的话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毕竟是迷信，上司肯定认为这是无稽之谈。

没想到，几天以后，那位八舍的执行者竟用偷来的武器袭击了政府要员，勒令3天后必须将100万马克存入瑞士银行指定的帐户内。

“我要把自己掌握的这些情况告诉上司，如果推测是真的，那就可以及早抓住罪犯。”哈特终于壮起胆，推开了上司的房门。上司听了哈特的话，不禁哈哈大笑，觉得这是纯属荒谬的歪门邪道。

哈特带着一肚子火气呼呼地回到了家中。太太却满面春风地迎上来，连声说：“好消息，你要找的那个人和我共同拜一个星相学家为师，老师告诉了我他的一些情况和地址。”

哈特接过妻子递过来的纸条，打开一看。原来八舍的执行者是个法医，他整天解剖尸体，由于本身神经异常脆弱，加上看到的受害者的惨状对他产生刺激，变得心理不正常。

八舍的执行者住在偏僻的山谷里，那儿只有一幢平房。

哈特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悄潜入了平房前。他将身子紧贴墙壁，一点点向前挪近。哈特暗想：我这次来，

只想弄清楚情况。如果查对了，就能及时除掉一大害，万一有点差错……哈特想到这里，干脆收起了手枪，他可不愿一个与此事无关的疯子受到惊吓。

屋子里出现了昏黄的灯光，哈特听到有人在唠唠叨叨念着什么，再仔细听听，和妻子平常在家念的咒语一模一样。

隔着门缝，哈特看见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跪在地上，双手合十，满脸虔诚，似乎在等待神灵的降临。

或许是妻子弄错了，如此虔诚的一个教徒，能扣动扳机杀人吗？哈特暗想，然后他准备悄悄离开。

谁料，刚一转身，哈特碰撞倒了一个酒瓶。

相信占星术的人，在念咒语的时候，最讨厌别人打搅，认为那是对占星术的蔑视。哈特知道这点，他连忙纵身一跳，跳进了窗屋后草丛里。

那个年轻人阴沉着脸，出来了，他大声喝斥：“谁！”

哈特活灵活现地学了一声猫叫。

那个人伸头往外瞅瞅，暗暗骂道：“妈的，连野猫也来捣乱。”

就在他缩回屋里的一刹那，哈特看见他的双手竟端着一只冲锋枪。对武器非常熟悉的哈特一眼就认出了那正是失窃的冲锋枪。

哈特顿时打心眼里佩服妻子，竟同她预料的一模一样。

但这家伙手中有火力极大的冲锋枪，怎么办？喊警察来帮忙，恐怕来不及了，这家伙已穿戴齐全，大概马上就要出门，继续行凶作案。

哈特猛地从草丛中站起，大声喝道：“八舍的执行

者！”

那家伙慌忙回头看。就在这瞬间，哈特的子弹已经击中了他的手腕……

第二天的报纸对哈特独擒凶手的事迹进行了报道。当然，那 100 多人的调查会也自然解散了。

核能教授被绑案

某国当日报纸头条：

科尔教授被绑架了。

科尔教授是法国原子弹研究所的主要研究人员之一，掌握了大量机密，如果这些机密落到敌国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探长罗伯斯得到侦破该案件命令后，立即着手行动。他先找到了教授的秘书，秘书告诉他，有个自称杜美的女人住在弗莫哥旅馆，曾经打电话约教授吃饭。

罗伯斯马不停蹄地赶到弗莫哥旅馆，却发现杜美已经搬走了。经过调查，杜美小姐的护照原来是签发给一个叫布朗的，可是布朗的护照上个月初被窃。

罗伯斯趴在地上，仔细检查房间的各个角落，他相信杜美小姐会留下什么蛛丝马迹。果然，在橱子底找出一张从信纸上撕下来的纸条，纸条上有一个人的地址。

罗伯斯按地址找到了那幢公寓。开门的房东一眼就认出字迹是卡尔逊先生的。

罗伯斯问：“卡尔逊先生呢？”

“已经三四天没见到啦。”

“我可以看看他的房间吗？”罗伯斯掏出了证件。房东便把罗伯斯领了进来。

卡尔逊屋里乱七八糟，抽展开着，地上丢满了乱七

八糟的东西。卫生间传来隐隐的声响。罗伯斯猛地推开卫生间的门，只见一个人被绑着，嘴里塞着块手帕。房东尖叫起来：“卡尔逊先生！”

卡尔逊是位记者，被杜美的美貌吸引，一下子坠入情网。后来，卡尔逊发现杜美常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便劝阻了几次。那些人中间，有个叫威尔逊的是走私集团的头头。罗伯斯回到警察局，用电脑调出了威尔逊的档案。发现：杜美实际是威尔逊的妻子，真名叫乔伊。据说，威尔逊拥有一架私人飞机。

罗伯斯忙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大早，有人进来报告说，有一位杜美女士要见他。罗伯斯吃了一惊，我们正在找她，她竟然还敢自投罗网。

杜美一屁股坐在罗伯斯对面，笑着说：“我们还是开门见山吧，老板派我来谈判。”

“谁是老板？”

“这我不能告诉你，但我可以留下来作人质，并用来换科尔教授，酬金是 1000 万，如果你们不同意，肯定有人愿付更多的钱。明天下午六点钟开车去德维兹，而且必须开一辆警车，由我一人陪你前往。”

罗伯斯把情况汇报给了上司，上司决定引蛇出洞。

第二天，罗伯斯在乔伊陪同下前往德维兹。路上，杜美笑着拍拍罗伯斯的肩，说：“你这人太严肃，来让我们放松点，听段音乐。”她打开收音机，从收音机里传出一段名曲，杜美对着话筒哼唱起来：“我渴望幸福！我渴望幸福！”

突然，收音机里传出来一个男人的声音：“罗伯斯，你听着，我不要现钞，要钻石。钻石在瓦尔德珠宝店里，

我已挑好，你付了钱就行！明天午夜，仍旧乘这辆车子来这儿，停在国家公路第八个里程碑边。注意，晚上6点以后，所有警车必须撤离公路，否则的话……”那声音说到这嘎然而止消失了。

罗伯斯回到总部，上司说无论如何，必须让教授平安回来。其实，罗伯斯心里早有了详细安排。

第二天午夜12点，一辆警车朝第八个里程碑开去。车内的杜美按捺不住激动，快乐地唱着小曲，到达指定目标后，收音机里又传出昨天的声音：“把车子调头，让收音机开着，音乐一停，就停下车子。”

罗伯斯照办了。已经12点半了，杜美有些紧张。突然“砰”的一声爆炸，车子向路边滑去。收音机里的声音又开始搭腔：“杜美，钻石到手了吗？”

“全齐啦，警长很守信用！”

罗伯斯爬出汽车，回头一看，发现杜美正起劲地砸着通话机，边砸边说：“这样你就不能联络了。”

话音未落，一辆无牌照的轿车嘎然而止。威尔逊推操着反绑着的教授出了车门，说：“警长，我们也守信用！”

很快，他和杜美钻进轿车扬长而去。

罗伯斯为教授解绑后说：“他们跑不了，放钻石的盒子是经过特殊加工的，能在雷达上找到。”

警察总部里，罗伯斯聚精会神地盯着雷达荧光屏。威尔逊他们上了飞机。想溜，没门！罗伯斯命令道：“拦截该机，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就击落它！”

几分钟后，威尔逊的飞机被迫降在机场，罗伯斯对威尔逊说：“很遗憾你们人财两空啦！”

威尔逊一阵狂笑，“可惜，钻石消失了。”

果然，盒子里空空如也。

罗伯斯陷入了沉思，忽然他若有所思地说：“有一样东西永远不会移动，这是什么呢？”他立刻又发动轿车飞驰而去。

车子回到了第八个里程碑旁。罗伯斯用手在里程碑背面挖起来。终于他挖出一块硬梆梆的东西，用手电一照，正是那块失掉的钻石。

空中大追捕

美国丹佛市。

世界上很多人都知道这里有一所名扬天下的丹佛大学，所以也就知道了美国有一座丹佛市。

这年2月的丹佛市正处于冬春换季乍暖还寒的时节。9日下午，寒风阵阵，大街上人少车稀，热闹的丹佛市此刻显得冷冷清清。

在丹佛市银行的营业间里，走进了一位个头不高的年轻人。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风衣，面色阴沉，头发蓬松，一双眼睛在黑色镜片后面闪烁着若隐若现的凶光。

这个年轻人把随身携带的手提箱放在柜台上后，便手脚麻利地从腰间拔出了一把手枪，用黑洞洞的枪口指着了柜台内的出纳员。“打劫！把所有的钱都放到箱子里，否则我就杀了你！”每一个字都是恶狠狠的，透着阴森的杀机。

此人的名字，叫哈森。

哈森此时刚刚24岁，却已是绑架、伪造、偷盗和抢劫的老手，可谓是五毒俱全，无恶不作。

早在19岁那年哈森就曾在得克萨斯绑架了一个小男孩儿，企图向男孩儿父母勒索5万美元赎金。却不料，那男孩儿乘其不备逃出了虎穴。哈森大意失荆州，锒铛入狱，被判处25年徒刑。

但不到一年，哈森就成功地越狱逃跑了，并开始流窜做案，抢劫银行。

两年以后，哈森再次落入法网，被加刑判为终身监禁，并被送到了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中看管。谁料哈森身手不凡，胆大妄为，竟再次越狱成功。不久，他又抢劫了一家银行，随后便离开了得克萨斯，开始窜入科罗拉多州。今天，他故伎重演，瞄上了丹佛市银行的大把美元。

出纳员蒂米小姐正值 20 岁妙龄，她头脑冷静，并没有被哈森的枪口吓昏过去。她知道此时盲目抵抗是无济于事的，便一边往手提箱中装钱，一边暗暗在心头记牢了罪犯的相貌特征，并思考对策。

哈森得意地狞笑一声，一把夺过装满钱的手提箱。他晃了晃枪口：“小心点，如果你敢报警，我会回来宰了你！”然后，他便几步冲出了营业所。

蒂米小姐丝毫也没犹豫，立即将情况报告了上级，再由上级迅速报警。透过窗子上巨大的玻璃，他们看见罪犯钻进了路边的一辆福特牌轿车。

“各值班警车请注意，一名持枪抢劫犯驾驶一辆福特牌轿车，正在向罗尔大道地区逃窜。立即展开追捕！”一道命令，很快从警察局通讯联络中心发出。

先进的电讯联系，使美国警察以反应迅速而闻名于国际。果然，几分钟内，几辆警车便风驰电掣般赶到了现场，随即又沿着罪犯逃走的方向追去。

其他警车也火速向这一地区靠拢，展开堵截。

于是，一场激烈的汽车追逐战开始了。

就在案发地点附近的空中，一架直升飞机正在盘旋

着，像是光临了丹佛市的一只雄鹰。麦克·斯维尔和吉姆·斯蒂尔正巧在直升飞机上，俯瞰大地，为晚间的电视节目拍摄着街景。

这架直升飞机的驾驶员麦克，是一位 37 岁的老牌飞行员。1970 年，他在越南战场上担任直升飞机驾驶员，经常在夜间执行危险至极的空中侦察任务，经历了 1000 多个战斗飞行小时。他曾用直升飞机成功地将一批美国兵从被围困的丛林基地中撤了出来，因此获得了“勇敢者”勋章。复员后，麦克一度在丹佛地区当警察，并协助亚当镇的司法部门建立了一个直升飞机分队。在干了整整 10 年警察之后，他又到一家电视台担任了直升飞机的飞行员。他那精湛、高超的驾驶技术，使所有摄影记者都大加称赞。

44 岁的斯蒂尔是一位资深的摄影记者，素以胆大心细、勇于冒险而闻名丹佛市新闻界。他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拍摄过龙卷风、雪崩以及枪战等惊险的现场。

如今，这两人凑到了一起，可称是一对“拼命三郎”。突然间，他们听到了电视台主持人通过无线电传来的紧急呼声：“警察们正在罗尔大道地区追捕一名逃犯，如果你们看到就追上去！”

随即，麦克将直升飞机驶向现场。斯蒂尔一双敏锐的眼睛，紧盯着地面搜寻着。猛然间，他发现一辆可疑的轿车正在高速向相反的方向驶去。

“快，它在那里！麦克，快把头掉过来！”斯蒂尔兴奋地大喊着。

斯蒂尔看到，那辆车以时速 60 英里以上的高速驶过居民区，连闯几道红灯，与迎面而来的车辆擦身而过，

飞驰向前。斯蒂尔暗想：“这家伙一定是疯子，不想要命了。”同时，他也看到，许多警车正从两英里左右的范围向此逼近。

出自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斯蒂尔扛起摄像机，把镜头对准了奔驰而去的逃犯车辆和纷涌而至的警车。居高临下的有利角度，使他对地面上的场面一览无余。

为了让斯蒂尔的镜头始终对准目标，麦克不时调整着飞机的航向。同时，麦克把收音机的频道调整到了警察专用频率上，以便监听地面上警察们的对话。由于风速很大，底下那辆车又拐来拐去地行驶，麦克必须用双手操纵飞机才能紧紧地盯住它，因此无法操纵无线电和警察联系。为了让警察意识到直升飞机正在跟踪目标，麦克驾机尽量贴着那辆车的上方飞行。

正在斯蒂尔拍摄过程中，他的两眼通过摄像镜头，看到了悲惨的一幕。

两辆飞速赶来的警车，从对面冲向了逃犯，试图挡住他的去路。不料，罪犯不但不减速，反而加大油门迎了上去，大有与警察同归于尽的架势。为了避免撞车，两辆警车紧急拐弯，闪开了一条路。于是，罪犯的车趁机冲了过去，拐向州际公路。

此时，正好又有一辆警车赶到，迎面而来。哈森故伎重施，迫使警车紧急刹车，车内的两位警察赶紧跳下车来。似乎想向罪犯开枪射击。但是，没能容他们开枪，驾驶警车的老警察罗伯特·威利，就一下被撞出去几米远，当即身亡，血流满地。就在其他警车停下来去抢救威利时，哈森又乘机冲出了包围圈。

麦克和斯蒂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目睹的这个惨剧。

麦克激动地对斯蒂尔说：“吉姆，干掉这个可恨的混蛋！如果有必要，我一定用飞机撞死他。”

此时，斯蒂尔双手紧攥着摄像机，正义感促使他说道：“放手去干吧！麦克！”

于是，从此时起，他俩已不再是拍摄街景的新闻记者，而成了对恶狼紧追不舍的“猎手”。

福特牌小汽车穿过城区公路，高速驶进了亚当镇。

麦克曾在这里工作过多年，对亚当镇的地形了如指掌。他对斯蒂尔说：“好极了！这条公路的尽头是个叉道，那家伙车速这样快，肯定无法急转弯，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果然，哈森转弯不及，撞上了一棵树。晕头昏脑的哈森，急忙拎着皮箱弃车而逃，企图甩开头顶上直升飞机的追踪。他跳过一堵泥墙，跑过后院，在泥泞的雪地上跌倒又爬起来，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终于，他跑到了一所住宅前的停车场上，见有两辆汽车停在那里，哈森挥动着手枪，张牙舞爪地扑了上去，企图挡住第一辆车。但是，车里的人意识到了危险正在降临，便一踩油门，把车开跑了。

于是，哈森又扑向第二辆车。这辆车里坐着年轻的少妇玛丽安·巴宝莉，以及她1岁的儿子。哈森把枪管伸进车内，并伸手去抓绑在婴儿座上的小孩。机警的巴宝莉急忙把身子一低，猛踩油门，汽车便像箭一般飞驰而去。这下可惹恼了哈森，他气急败坏，急忙向驶走的汽车开了几枪，打中了车后的挡风窗。

直升飞机里的人看到罪犯的枪口亮了几下，知道他劫车没有成功。麦克降低飞机高度，向罪犯逼去。尽管

哈森连连向直升飞机开枪，麦克仍丝毫不理睬他的威胁。无可奈何的哈森只好继续奔逃，他跳过路堤，跑过一片森林和小屋，跑进了一个拖车住房的停车场。

废品收购商约翰·劳雷尔此时正和他 21 岁的痴呆女儿站在拖车住房外面。哈森冲上前去，用枪管指着老约翰的胸部，另一只手指着那辆破旧的货车，威胁道：“假如你不把我从这里带出去，我就打死你！快开车吧！”

73 岁的约翰是个患有糖尿病以及心脏病的鳏夫，曾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名志愿兵。他明白目前的意外局面可不是闹着玩的。“就这样了，约翰。”他一边往货车里钻一边暗想，“也许你活不过今天了。”

“快开，绝对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哈森警告说，“帮我摆脱那架该死的直升飞机。”

直升机上的麦克和斯蒂尔这一下遇到了难题。他们没有办法直接通知警察，说逃犯在这辆绿色的货车里。一旦这个家伙逃到了前面交通繁忙的公路干线上，就会发生另一场疯狂的追逐战，还可能导致更多的伤亡。

警察们终于意识到，新闻记者的直升飞机正在跟抢劫犯的梢。于是，4 辆警车闪着警灯，掉头驶向拖车停车场，试图跟住直升飞机。

哈森看到迎面驶来的警车，忙把身子蜷缩在仪表盘下，用枪对准老约翰。“不准停车！”他像野狼一般吼叫着，“如果你停下来，我就打死你！”

当这辆车与那队警车擦身驶过时，警察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位老人。

斯蒂尔大失所望，他连忙打开直升飞机的玻璃门，用手指着那辆载有罪犯的车，大叫大嚷。可惜，地面上

的警察始终未能发现他的提醒。

在货车驶上高速公路之前，麦克也许只有几十秒钟时间来作出反应。“豁出去了！”麦克一咬牙，为了引起警察的注意，他决定采取冒险行动——将飞机紧贴着地面追向货车。直升飞机沿路垂直降落下来，在离货车约30英里处的上空盘旋。这一招果然见效，警察们醒悟过来，4辆警车又调转头追向了货车。

可是，当货车离高速公路仅有一箭之遥时，抢劫杀人犯哈森又起身坐到了车座上。麦克已经能看到压在人质太阳穴上的枪管的闪光，他急忙向斯蒂尔说：“看来我们只有直接拦截那辆货车了，哪怕冒生命危险我也不在乎！”

“好吧，我会把我们和大地接吻的那一瞬间拍摄下来作为与大地偷情的证据。”斯蒂尔扛着摄像机，仍不失幽默地说。

麦克驾驶着飞机飞到了23万伏高压线下方。他清楚地知道，在电线和地面之间只有70英尺距离，如果操作稍有失误，飞机就会被烧成灰烬。他灵活地驾着飞机，以“Z”形巧妙地绕过了一根又一根电线杆，飞到了货车的前面，飞机的左起落架从货车车顶上仅几英寸处掠过。

老约翰大吃一惊，急忙踩了刹车，停下了货车。哈森气急败坏，用枪管指着他的脑袋威胁着：“如果你不想吃枪子，就把车发动起来去撞那混蛋飞机！”

“来吧，开枪吧，”老约翰平静地回答道：“我决不会去撞直升飞机！”

接着，直升机上的麦克清楚地看到，罪犯把手枪从司机的头上移开，顶着货车的挡风玻璃瞄准了他。

这位老牌飞行员，本能地做了一个“退缩偏机”的动作，以干扰凶犯的瞄准。

子弹即将射来！

就在凶手即将扣动扳机的一刹那，一辆警车及时赶到，它从侧向撞击货车，一下把它顶出几英尺远。

麦克马上停稳飞机，跳了下去。斯蒂尔跳下飞机后，仍继续扛着摄像机拍摄捉拿凶手的场面。他听到警察们的大声呐喊：“不许动！放下枪！”

然而，穷途末路的凶犯不甘心束手就擒，哈森紧勒着约翰的脖子，并把枪口对着他的脑袋，“谁敢上来，我就毙了他！”哈森吼着。

“放了他，你跑不了。”警察们先后发出了几次警告，命令罪犯投降，但哈森仍拒不投降。

突然，哈森把枪口移向了最近的一名警察，企图拼个鱼死网破。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警察们抢先开火。从4支枪里射出的15发子弹，都枪枪射中了这个罪大恶极的家伙，真是令人叫绝干净利落的枪法！

就在离自己脑袋几英寸的地方，老约翰听到了子弹击中的声音，粉碎的窗玻璃撒落在他周围。他感觉罪犯的手滑到一边，侧身一看，哈森已经一命呜呼了。

当人们把老约翰从车里扶出来时，老头尽管被吓出了一身冷汗，但身上却毫发未损。就在凶犯身边的座位上，赫然扔着一支冒着幽蓝寒光的大号手枪。

斯蒂尔拍摄下的录像带，长达22分钟，提供了一场真正追捕的解剖材料，其精彩程度可以和任何一部枪战警匪片相媲美。如今，它已成为一部珍贵的资料片，全美国的200多个警察局都把它当作案例教材播映给警官

们看。

斯蒂尔的勇敢使他获得了一连串的奖赏，鲜花和钦佩之声潮水般涌来。麦克·斯维尔也接受了来自警察、市政以及军事方面的奖励，以表彰他参与了追捕。

老约翰也受到了社会的赞扬。丹佛市市长称他是一名“冒了生命危险的英雄”。约翰以往每月靠 415 美元的社会福利和救济金生活，而如今，从社会上来的资助源源不断，公众为他捐款，为他支付给女儿治病的费用。当地的一名汽车商和电视台用一辆崭新的汽车，换下了他那弹痕累累的旧车。

丹佛市的警察局长，干脆利落地总结了这 3 位男子的功劳：“他们是我们丹佛市的骄傲，让我们为他们干杯！”

审盗的技巧

有一天，开封府捉到了一个作恶多端的大盗，但没有弄到证明他有罪的最有力的证据。此人阴险狡诈，屡次审讯，屡次翻案，死不招供，令包公大伤脑筋。这天包公又翻上了这个大盗的案宗，与师爷商量如何审讯。师爷见包公愁眉不展，便劝他到开封城内走一走散散心。包公想了想便答应了。

于是，包公换了便服来到城中。宋朝初年，正是全盛时期，开封城内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楼台舞榭，鳞次栉比，一派繁荣昌盛太平盛世的样子。包公正走着，却忽然发现前面桥上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一群人，便走了上去看个究竟，原来是一头驴横在桥中心，任凭赶驴的人鞭打脚踢死不挪窝。反而引来围观者的阵阵哄笑。赶驴的人急得脸红耳赤，正策手无计之时，一个小孩蹦蹦跳跳地跑过来，对赶驴的说：“大叔，让我来试一下。”赶驴的见是一个小孩，以为来捣乱，要赶他走，谁知那小孩执意不肯，只得将信将疑得让他试一试，只见那小孩从人堆里抽出一根竹竿，竹竿的一头拴着一把青草，然后小孩爬上驴背，把青草在驴头前面晃过来晃过去。那驴见是青草就想吃，不知不觉往前踏了一步，可就是吃不着，于是驴又向前踏了一步。就这样，小孩用青草逗着驴子一步一步下了大桥。

包公见此情景，不禁想起那个案子。有了，他一拍巴掌，兴冲冲地赶了回来。师爷见包公愁云一扫的赶了回来，正在纳闷，心想包公遇到了什么好事，却被包公一把拽了过来，如此这般吩咐了几句，师爷一听，不禁哑然失笑。

第二天早晨，包公来到衙门后堂，盘着腿坐在炕上；前边搁张小桌，桌上放着一大盘小菜；他身旁放着一大瓮女儿红。一个书童替他扇炉暖酒，一个书童捧着一把酒壶站在旁边，一个书童在旁边准备录供。然后叫把那个强盗押来，跪在他的面前。包公左手端着酒杯，右手翻阅案卷，问道：“你是河南人吗？”

强盗说：“是的。”

“你多大年纪？”

强盗回答说：“37 岁了。”

“你住在乡里，还是住在城里？”

强盗回答道：“住在城里。”

“你有父母吗？”

强盗回答说：“小人不幸，父母俱亡。”

“你有兄弟吗？”

强盗回答说：“兄弟三人，我是老大。”

“你有妻子吗？”

强盗回答说：“小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 18 岁了，能上山打猎，小儿子 13 岁，还不能上山打野兽。”

“你有何职业？”

强盗回答说：“无所事事。”

第二天，包公又到后堂审案。他问那个强盗：“你是山西人吗？”

强盗回答说：“是的。”

“你今年多少岁了？”

“小人今年 39 岁，明年就 40 岁了。”

“你住在城里，还是住在乡里？”

“住在乡下。”

“你有父母吗？”

“父亲早死了，母亲改嫁了。”

“你有兄弟吗？”

“兄弟三人，我是老二。”

“你有妻子吗？”

“小人有一子一女，都是幼儿。”

“你在家操何职业？”

“家有薄田数亩，务农为业。”

第二天的审问，仍旧这么轻轻松松的过去了。包公一边喝着酒、吃着小菜，一边从容不迫地重复讯问一些家庭琐事。强盗便觉得这个包公没啥能耐了，很好对付，因此他的回答也很随便，甚至忘了自己前一天是怎么回答这些问题的。但这一切都记载在案。

到了第三天，包公照旧到后堂审理盗案。强盗被带上大堂之后，包公照旧盘腿坐在炕上。用小菜下酒。叫强盗跪近前来，照旧和颜悦色地问道：“你是安徽人吗？”

强盗回答说：“是的。”

“你多少岁啦？”

“去年 40，今年又添一岁。”

“你住在乡下，还是住在城里？”

“时而住在城里，时而住在乡下。”

“你有父母吗？”

“小人的母亲还在，年过 70 了。”

“你有兄弟吗？”

“小人有两个哥哥，都死了。”

“你有妻子吗？”

“小人有个幼子，还抱在怀里呱呱乱叫。”

“你在家操何职业？”

“无田可耕，有时打鱼，有时砍柴。”

问到太阳打斜的时候，包公叫书童取来三只大酒杯，接连饮了三大杯，然后撤去酒肉，传集合署皂隶，准备各色刑具，随时听用。他在大堂之上，正色危坐，大声申斥那个强盗：“我看了有关你这个案子的所有案牍，从前审问，全都属实，你为什么每次审问、每次翻案呢？人们都说你桀骜狡诈，我却认为你愚蠢得很！我和你絮絮叨叨地谈了三天，问的全都是一些家庭琐事。你三天的回答，前后都不相同。你对琐事的回答尚且如此反覆无常，更不用说对你所犯的案子了！现在，你如果从实招来，还不愧是条好汉；如果再敢颠三倒四、狡言强辩，我就用你这三天所答琐事，证明你反复无常，狡言强辩。有此证据，我即使在大堂上用严刑将你处死，一点也不过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不要自讨苦吃！”那个强盗还想强辩，包公大声喝道：“大刑伺候，毙命勿论！”强盗连忙叩头乞求，说自己愿说实话，再不翻案。包公让他招了供，并在供词上画押，终于顺利地了结了此案。

为正义而战的警察

麦克是个正直的黑人警察，他憎恨许多警察披着执法者的外衣，而私下里却干着见不得人的贩毒勾当。在一次邂逅后，他向华盛顿警局内务处警官哈默，倾述了内心的不满。

哈默正在搜寻警察贩毒的证据，但苦于警局警官的排斥，毫无战果。他就想请麦克帮忙。麦克知道凡参与贩毒的警察多数人和黑社会是有联系的，一旦被他们识破，肯定会遭到他们的报复。麦克慎重地考虑了好一会儿，建议哈默请一位朋友扮作毒贩找警察买毒品，而他自己行动中只是起个中间人的作用。

过了几天，麦克带着一位黑人女郎找到了警察罗纳德。

“罗纳德，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珍妮，她想买点货。”

罗纳德冷笑两声，说：“珍妮警官，好久不见了。”

“我不明白你说些什么，咱们从没见过面。”珍妮说完赶紧走到了麦克的身后。

罗纳德拍拍麦克的肩，说：“麦克，我是个正派的警察，没有什么毒品，请你带着这位缉毒队的警察走吧！”

说完，不等麦克说话，他就“砰”地一声关上了大门。

第一次出兵就失败了。麦克有点灰心，心想，如果

罗纳德知道我与缉毒队合作，死神就离我不远了。

麦克来到了哈默家。

“我不愿干了。”麦克望着哈默说，“我有老婆孩子，如果我出了意外，他们怎么办。”

哈默叹了口气，说：“好吧！麦克，如果你不愿干，我也不拦你，但我会继续干下去的。”

第二天，哈默接到麦克的电话。

“对不起，哈默我能收回我的话吧？家里的人都劝我去做，他们说吸毒的孩子，好多都是黑人孩子，为了同肤色的，我也应该去帮助他们。而且，孩子们希望有一个勇敢的警察爸爸。”

经过研究，麦克决定亲自出马，与毒犯打交道，而突破口则是罗纳德。这一天晚上，在一辆普通的面包车里，芝加哥缉毒队的技术人员将一只微型话筒放进了麦克的口袋中。

哈默用力地握住麦克的手说：“麦克，祝你好运。”

麦克咧嘴笑了：“放心吧，哈默，我们会成功的。”

哈默又提醒麦克：“麦克你要给我们提供毒贩的交易情况，一定要讲清楚买什么，价值是多少！”

麦克又再次敲响了罗纳德家的大门。

罗纳德把麦克推进屋，又回头向门外打量了一番，见没人跟踪，才放下心来。

麦克坐在罗纳德卧室的沙发上，寒暄之后，对罗纳德说：“我需要海洛因。”

罗纳德一听笑道：“你早就该干这个了，钞票进腰包的时候，挡都挡不住！”

说完，他拿出一包海洛因来递给麦克。麦克故意大

声点着钱，点好后，交给了罗纳德，说：“一共 500 美元，买一包海洛因。”

这次交易的对话，成功地录在了缉毒队的磁带上。

接连几次交易之后，罗纳德竟主动来找麦克了。

两人按约定来到了一座废弃工地上，罗纳德突然亮出了手枪。

“麦克，你这个混蛋，你出卖了我和我的朋友。”

麦克佯装恼怒的样子喊道：“我要的是钱，你懂吗，钱！这买卖如果你不愿意再做下去就算了，想和我干的人多得是！”

罗纳德听了麦克的话，收起手来，咧嘴说：“麦克，别生气，我错怪你了！”

半年后，时机成熟了，缉毒队开始行动，一举摧毁了警察局里的贩毒网。罗纳德被判了六十年牢禁。

这次行动取得了成功，但麦克却更受到了黑社会的报复。

一天夜里，三个蒙面人冲进了麦克家中，绑架了他。他们把麦克带到一个地下室，狠命地殴打麦克，说要为他们的兄弟报仇。

当警察找到麦克时，他已是遍体鳞伤，肋骨被打断了三根。他牢牢抓着哈默的手，说：“我要去抓贼，因为我是名警察，是警察就要为正义而战，而且孩子们希望有一个勇敢的警察爸爸。”

一级逃犯勃爱斯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姆波克联邦监狱。

这时已是沉沉深夜，除了狱卒的皮靴声在监狱内“咔，咔”回荡外，整个监狱一片寂静。在一层的一间囚室里有两张床，其中一张空着，另一张上躺着一个犯人。发出一阵“呼呼”鼾声已然熟睡。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这是狱卒的例行检查。一束手电光从监视孔打了进来，在牢房内闪了一下又立即消失了。随后脚步声又慢慢悠悠地由近而远去了。这时，那个熟睡的犯人竟一骨碌爬起来，弯下腰从床铺底下取出两截一头弯曲的钢筋夹在腋下，然后蹑手蹑脚地溜到门边，从怀里掏出一枚小巧的钢片，拨弄起牢房的门锁来。不一会儿，就听“咔”的一声，锁开了。他凝神听了听，觉得没有危险，便推开门冲了出去。他顺着墙根溜到了监狱的大墙边。蹲在那儿等了一会儿，趁岗楼上的哨兵转过身去的一刹那，他迅速窜过了监狱前的一片开阔地，来到一堵比周围矮了一截的院墙下。他用钢筋的一头搭住墙垛，两手抓住这头，脚下一用力便飞身越过了狱墙。他用同样的办法又翻过了一道墙，监狱外就是南加利福尼亚的原野了。他迅速跑过一条公路，钻进了一大片矮树林中，消失在一片夜幕之中。

半小时之后，洛姆波克联邦监狱警铃大作。监狱铁

门徐徐打开，数辆警车响着刺耳的警笛沿公路飞驰而去。

10 分钟后，加利福尼亚州联邦调查局电脑显示屏端上出现了逃犯的有关情况：

克里斯托弗·约翰·勃爱斯，男，28 岁，加利福尼亚人。被捕前曾担任波茨精密机械公司的通讯事务员。该公司是一家国防承包公司。勃爱斯利用职务之便窃取了大量有关导弹生产的绝密情报并卖给了日本的一家商社，获利 2000 万美元。他于 1977 年被捕并以间谍罪被判处 40 年徒刑。

当年逮捕勃爱斯的是加利福尼亚州联邦调查局，但这次他们却爱莫能助了，因为不久以前追捕逃犯的任务已由联邦调查局转到了法警队的身上。他们能不能胜任呢？很多人表示怀疑。

两个月过去了，勃爱斯如泥牛入海，踪迹全无，上级从新奥尔良办事处调来了 43 岁的恰克·库弗勒担任执行组主任，他是个出色的法警，一门心思地扑在了侦破工作上。

不久，恰克·库弗勒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向新闻界谈了法警队目前的困难，希望能得到新闻媒体的支持。记者们的反响甚好。第二天，当地各大报纸和电视上都出现了勃爱斯的照片和通缉令。为了得到广大公众的帮助，库弗勒还特地设了举报专线，而每天收到的举报电话竟多达几十个：有人称勃爱斯正在圣弗朗西斯科的大街上散步，同时又有人看见勃爱斯登上了飞往纽约的班机……在库弗勒的地图上已经标出了一大堆地名：西雅图、洛杉矶、达拉斯、丹佛等等，每个举报人都声称自己看到的肯定是要追捕的逃犯。库弗勒对这些

举报电话既信但也不能全信，他只好疲于奔命了。

难道勃爱斯上天入地了？

就在库弗勒一筹莫展的时候，在华盛顿州奥林匹克半岛西北角的海狸村，来了一位自称赛恩·汉尼赛的年轻人。此时此刻，他正坐在小酒馆里悠闲地喝着啤酒。他不是别人，正是逃犯勃爱斯。

酒馆里的气氛很温馨，酒精使勃爱斯感觉有点飘飘然。是该休息一阵了，他心里这样想着。经过一年多来的东躲西藏勃爱斯感到有些厌倦了。如今，他总算凭借在路上打工和抢劫来的钱财在海狸村安顿下来。他租了一艘捕鱼船，并雇了一个名叫沙利文的帮他开船。

“没有人会知道我躲在这儿，现在一切正常，那帮蠢猪休想抓住我”，想到这儿，勃爱斯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库弗勒的日子相当艰难。一年过去了，一点线索都没有，而记者们的追问，老同事的询问和来自上级的压力令他疲惫不堪。

就在库弗勒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刻，一天晚上，有个自称杰克·普洛塞的人打电话给科罗拉多州联邦调查局，称他知道勃爱斯躲在哪里。但他要求调查局保密并给他一笔酬金。科罗拉多州联邦调查局答应了他的上述请求。杰克·普洛塞称勃爱斯现在住在华盛顿州的海狸村，化名赛恩·汉尼赛。普洛塞自称是勃爱斯的朋友，本不想检举他，但当他得知勃爱斯是因间谍罪被捕并越狱潜逃之后，他决定告发。

科罗拉多州联邦调查局接到这一重要情报后，迅速通知了丹佛法警队。丹佛法警队的涅夫和州联邦调查局

的工作人员找到了那个普洛塞，并拿出六张与勃爱斯长得相似的人的照片及勃爱斯本人的照片，普洛塞准确地辨认出了勃爱斯。

库弗勒详细研究了上述情况并做了周密的部署。一张追捕勃爱斯的大网悄悄张开了。

当天夜里，涅夫和普洛塞从丹佛直飞西雅图。经彻夜研究，决定由法警队和华盛顿州联邦调查局联合行动，具体行动步骤由法警队负责。首先要确定的是勃爱斯是不是还在海狸村。对此，普洛塞坚信不移，他认为勃爱斯要么住在海狸村的沙利文家里，要么就住在捕鲑船经常停靠的拉普施村。该村在海狸村以西 27 公里处。

第二天一早，联合行动小组就乘联邦调查局的飞机启程去海狸村，两小时之后他们来到了目的地。

下午 3 点左右，拉普施渔村的小码头来了两个穿着旧花衬衫、戴太阳镜一副休假放松打扮的两个游客。个子较高长着长方脸的那个就是涅夫，另一个是他的助手。两人在码头悠闲自在地溜达着，镜片后的眼睛却机警地扫着每一艘船。“在那儿！”助手用胳膊捅了涅夫一下。这是一条破旧的拖网捕鱼船，有 9 米多长，船头用紫色油漆涂上了“紫罗兰”字样。这一切都与普洛塞提供的情报相吻合。

“上去看看！”涅夫正准备走向这艘船，一个白发老头径直向他们走来。

“你们干嘛？”老头问道。

“我们是来渡假的，想出海去钓鱼。”涅夫转过身对老头说：“请问您是船主吗？”涅夫边说边用手指着“紫罗兰”号。

“不！船主好像叫赛恩，他上周去蒙大拿了。你们有事就去找沙利文，他在替赛恩看船。”

正说着，老头朝远处正向涅夫他们走来的一个粗壮结实的中年汉子喊道：“喂！沙利文，快过来，这两位先生想找你。”

待沙利文过来后，他们很客气地和他打了招呼，又问起租船的事。沙利文说租船的事他不能作主，要等赛恩回来。涅夫不露声色地问赛恩可能什么时候回来，沙利文摆了摆手表示不知道。为了不打草惊蛇，涅夫和沙利文又瞎聊了一会儿，然后带着有点遗憾的神情告辞了。

几天后的上午，一辆凌志客货两用车驶进了拉普施村。车上走下来一男一女，男的名叫汤姆·罗素，长得虎背熊腰，自称来自西雅图；女的叫苏·帕炽梅莉，是个一头金发长着碧兰色眼睛的漂亮姑娘。他们俩的真实身份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两人一下车就直奔村里一家小旅馆，在那里碰到了涅夫。汤姆假装向涅夫打听事情，涅夫趁机通知他勃爱斯不在此地，让他们速到海狸村去。

一小时后，汤姆和苏就出现在海狸村的熊湾酒馆。据普洛塞说，这里是勃爱斯常来的地方。但此刻的酒馆里没有勃爱斯。网已经张开，现在则需要耐心等待猎物的出现。

专案组的中心设在昌克斯镇。该镇和海狸村、拉普施村恰好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

就在涅夫等人在海狸村和拉普施村张开大网的同时，库弗勒也在西雅图忙碌着，他必须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个自称赛恩·汉尼赛的人确实就是勃爱斯。

从熊湾酒馆的赊帐登记上，警察秘密设法取来了赛恩·汉尼赛的签名。经笔迹鉴定专家辨认，这个签名的笔迹的确是勃爱斯的。

同时，蒙大拿和爱荷华两州的联邦调查局也转来了用隐蔽摄像机拍下的罪犯照片。这几张照片中的罪犯都是大胡子，戴墨镜，凭感觉可以断定是一个人。但档案上的勃爱斯却没有胡子。库弗勒叫人在勃爱斯档案照片的基础上用素描的方式添上胡子。这样一对比，两张照片上的形象就很相象了。不过，库弗勒还是不放心。

据普洛塞说，勃爱斯曾在爱达荷州买过一辆旧福特车。那么他就该有行车执照。很快，爱达荷州签发的执照存根送到了，上面贴的照片恰好是勃爱斯以前的旧照片。没错！就是他。

这一天下午，沙利文晃晃悠悠地踱进了海狸村的熊湾酒馆。

“喂！老板！给我来一杯啤酒。”沙利文大声招呼着酒店老板。

“沙利文！最近你到跑儿去了？”“拉普施。”沙利文呷了口啤酒，头也不抬地回答说。

“你猜我今天在安吉利斯遇见谁了？”

“谁？”

“你的朋友赛恩，他从蒙大拿回来了，好像还发了点财！”

沙利文和酒店老板的对话全都被坐在不远处的汤姆和苏一字不落地听到了。他俩互相交换了个眼色，依然不动声色地坐在那儿喝酒聊天。等沙利文走后，两人从容不迫地站起身来，出门上了汤姆的车。

走上公路汤姆的车向着安吉利斯港方向驰去。苏打开无线电对讲机，向行动组通知了有关情况。

行动组组长接到汤姆和苏发来的情报后迅速通知了涅夫和在西雅图的库弗勒。

19 个月的努力就要有结果了。库弗勒连夜乘直升飞机赶赴安吉利斯。

第二天，在安吉利斯港红狮湾岸饭店的一间客房里，库弗勒、涅夫等人仔细地制定逮捕方案。最后他们一致决定暗中追查安吉利斯港里勃爱斯可能藏身的每一个角落，缩小包围圈，同时在安吉利斯港周围的公路上设置检查哨，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勃爱斯抓捕归案。

而此刻的勃爱斯正在安吉利斯港英林匹亚公寓的一个破旧的小屋里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再过 4 周，他就可以从皮尔森飞行学校拿到飞行证书了，到时候他就可以开着飞机远走高飞了！可他哪里知道，如今他已插翅难逃了。

库弗勒把联合行动小组的人分为四组，每组两人，由一名法警和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组成，每组负责调查安吉利斯港一个区的情况。

这些联合行动小组的成员装扮成在酒吧一坐就是半天的酒鬼，在街上到处溜达的闲人，在公园野餐的大学生以及到处寻找廉价旅馆的小夫妻。

两天后的一天晚上，行动小组成员之一的狄格拉和另一位警官开车沿安吉利斯的主要大港巡视。8 点 30 分，狄格拉觉得有点饿了，他提议去买个汉堡包。

他们的车子停在一个卖汉堡包的摊子旁，对面还停着一辆旧福特车。就在狄格拉伸手去关车灯的瞬间，他

无意之中瞥了一眼对面车子里的人。一下子，他怔住了，在明亮的车灯照射下，勃爱斯正坐在对面的车子里。勃爱斯似乎没有看到他们，他正摇头晃脑地，边嚼着口香糖边随着车内收音机插出的摇滚乐哼哼叽叽。

狄格拉迅速镇定下来。买完汉堡包，他把车倒了出来，七拐八转，停在了那辆旧车的斜后方。

狄格拉迅速把这一情况用对讲机向库弗勒作了报告。几分钟之后，联合行动小组的车就聚集在了勃爱斯车的周围。

苏·帕尔梅莉从车窗里探出头去望了望旁边旧车里的人。那人正嚼着口香糖，好像还冲着苏笑了笑。

“没错，就是他，”苏低声说。

坐在后边的库弗勒拿起无线电话筒轻声说：“开始行动！”

立马，几辆车的车门同时打开，5位法警和特工手持枪械跳了出来。勃爱斯一见到有人持枪向他冲上来，立马明白了怎么回事，他很快意识到已无路可逃，只好呆在车里束手就擒。

狄格拉伸手打开旧车里的勃爱斯的车门，枪口直指勃爱斯的太阳穴。“把手放在方向盘上！你被捕了！”狄格拉命令道。

“出来吧！勃爱斯。”走上前的库弗勒和颜悦色地说。

勃爱斯沮丧地垂下了头，只好听任狄格拉把他的双手铐了起来。

在被押上警车的时候，勃爱斯问了句：“你们是什么人？联邦特工？”

“不！是法警！”库弗勒骄傲地答道。

追击大毒梟

美国巴尔的摩一对新婚夫妇，索雷尔利和葛利亚，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大毒梟大汉格雷的帮手明德尔的陪同下开始了蜜月之旅。

这本应是人生最神圣和最甜蜜的一次旅行，如今却被一笔肮脏的毒品交易蒙上了一层阴影。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从阿姆斯特丹带回一大批海洛因。

为了掩人耳目，他们一行三人首先飞往哥本哈根。在明德尔的安排下，在哥本哈根买了两条硬盒装的马可波罗香烟和一瓶威士忌。

几个小时后，这三个美国人出现在阿姆斯特丹。明德尔为这对新婚夫妇在一家旅馆里预订了一个房间，然后向他们道了一声“蜜月愉快”后拿着香烟匆匆离去了。

几天后，明德尔交给索雷尔利的两条暗藏着毒品的香烟。然后他们将从芝加哥机场入境，将毒品交给前来接应他们的人。

索雷尔夫妇依照指示，一路上他们与明德尔装作互不相识的样子，一到芝加哥机场，明德尔立即消失在人流当中。索雷尔夫妇在通过海关的检查口时，因为他们买了许多新衣服，海关人员忙于计算税款，对那些免税品连看也不看，就将他们放行了。

机场接客大厅里，大汉格雷的副手斯塔基和弗兰基

迎候在那里。斯塔基将他们送上去巴尔的摩的班机。到达国际机场时，大汉格雷正在那儿翘首以待。从机场去华盛顿的路上，格雷在轿车上付给了他们 10 万美元的酬金。从此，格雷的贩责网中又多了两名冒险者……

堂·坎贝尔是美国华盛顿司法机构下属处理大案的刑事处处长。他的责任是在这个国家的首都根除吸毒。然而，毒品却仍源源不断地流入华盛顿，这使他十分沮丧。他不十分清楚这么多的毒品来自何处。华盛顿警局、联邦调查局和联邦缉私署也都不甚了了，毒品走私交易日益猖獗，警方疲于奔命。

但就在形势日益艰巨的情况下，对于堂·坎贝尔而言，查毒与反官僚主义似乎要花费同等的精力。华盛顿的警察不信任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也不肯让别人插手他们的事务，而缉私署又只想单枪匹马地干。坎贝尔明白，如果他无法把这些部门的力量拧成一股绳协同行动，他永远也不可能阻止毒品的流入。

坎贝尔的机会出现了。上述几个部门同时发现有一家希弗斯特酒店实际上是一个毒品批发中心，于是坎贝尔命令他的助手，司法部的莱博维茨检察官来处理这件案子，并协调几个部门通力合作，进行侦察。

莱博维茨检索官身高 6 英尺，体格健壮，长着一头棕色卷发，一脸络腮胡子。嘴唇下面的一个小小的疤痕使他那张年轻的脸庞增添了特征。从美洲大学法律学院毕业以后，他进了美国司法部。5 个月的时间里，他的精力全扑在希弗斯特酒店一案上。巧妙地将缉私署的一名特工打入了希弗斯特酒店的走私集团内部，经过多方查证，将这家酒店的老板投进了监狱。

经过这次行动，使三个部门都认识到了联合行动打击犯毒的重要性，于是成立了一个特别小分队由检查官莱博维茨负责。

经过充分准备，特别小分队撒下了一张网。他们向全国每一个出入国境的关卡发出一份名单，大汉格雷、斯塔基、弗兰基一伙人的名字都在上面。

这年春天，弗兰基从阿姆斯特丹乘飞机返抵芝加哥奥哈尔机场。弗兰基把护照、海关申报单递给移民局的工作人员洛奇。她看了弗兰基一眼，便按手续先检查了护照和海关申报单。一切无误后，她在护照和申报单上盖上图章。最后，洛奇按了一下电脑。电脑告诉她，弗兰基是个走私海洛因的嫌疑犯。她不动声色地把护照和海关申报单还给了弗兰基，向他点头示意手续完毕。弗兰基走后，洛奇立即给上司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儿，机场检查员古丁已经接到通知，要他仔细检查弗兰基的行李。

古丁查看了弗兰基的机票、护照和海关申报单。弗兰基订的是一等舱机票，他的服饰昂贵、时髦，穿戴得体，看不出有什么不协调。他申报的随身携带现款的金额不到 5000 美元。

“你离开美国有多久了？”古丁问。

“12 天。”

“你去了哪些国家？”

“荷兰阿姆斯特丹。”

“去干什么？”

“探望姐姐。”

“有没有带烈性酒？”

“有一瓶威士忌。”

“你的职业？”

“房地产经纪入。”弗兰基说话时富有自信，对答如流。

“请随我来。”他对弗兰基说。

古丁帮助弗兰基提起那只棕色的人造革手提箱、蓝色的服装套袋以及塑料免税袋走进海关大厅的一个房间。

“把兜里的东西都掏出来。带的现金超过 5000 元吗？”古丁对弗兰基说。

“没超过，正好 5000 元。”弗兰基把所有的钞票扔到了桌子上。

“请把外套脱掉。”

古丁把衣服里里外外摸了一遍。在内侧的胸袋里发现一张锡纸，整整齐齐地叠成半英寸见方。古丁小心地把它打开，里面有不到一克的白色粉末。

“衣服脱光。”他命令弗兰基。通身检查完毕，他把弗兰基所带的免税商品塑料袋里的香烟抽出来。这些香烟似乎比一般的份量要重一些。他捏了一下，烟盒似乎不像普通卷烟那样有弹性。他打开一条烟，里面有 10 包，每一包都用玻璃纸包装着，看上去似乎一切正常。他抽出一包摇了摇，发出一丁点格格声。

古丁打开卷烟，撕去锡纸，里面竟窝藏了一个塑料袋，袋里装的是米白色的粉末。他又打开一包，情况相同。这时候，另外 5 位缉毒人员和海关检查员已经聚集在门口了。

弗兰基携带的 4 条香烟里一共有 36 袋白粉。

莱博维茨向弗兰基提出，如果他愿意合作，并且愿

意作证的话，莱博维茨将使他免于判刑。政府将根据保护证人计划，给予他一个新的身份。如果拒绝合作，法院将给予他最严厉的惩罚，他可能要在蹲 30 年大牢。

尽管弗兰毫不愿合作，但对于特别小分队来说，在芝加哥机场连人带物拿住他远不止是心理上的胜利了。缉私小分队不失时机地顺藤摸瓜。他们在阿姆斯特丹——芝加哥航线上了解道斯塔基用的洛伊·泰勒的假护照旅行。

特别小分队查阅了斯塔基的电话记录，整理出一份他女友们的名单，并且询问了她们。其中一人说，有个叫芮尼的姑娘曾与斯塔基一起去国外旅行过。

莱博维茨找到了芮尼，自从洗手不干以后，芮尼对斯塔基一直惴惴不安，怕他暗害。但如果不说出真相就可能被判刑入狱，丢下一个儿子怎么办？即使她拒绝与警察合作，他们也会捉到斯塔基的。经过前思后想，芮尼终于一古脑儿全都招了出来，并且表示如果政府将她置于保护证人计划之下，她愿意出庭作证。

莱博维茨现在就缺大头目大汉格雷的罪证了。他清楚格雷是一条狡猾的大鱼，从不亲自出马去阿姆斯特丹贩运毒品。如果没有确凿的罪证，不能人赃俱获的话，指控格雷贩毒是证据不足的。

华盛顿警方从阿姆斯特丹带回来的马可波罗牌香烟盒上，取下了斯塔基的指纹印。为了搜集大汉格雷的罪证，他们又调查了格雷手下的一个头目明德尔。此人同格雷已经分道扬镳，目前在乔治亚大街的一家加油站工作。

一个黄昏，缉毒人员罗伯特找到了明德尔。

罗伯特对明德尔说，“认识你已有8年之久了。几年前曾经有人指控你吸毒而逮捕过你。”

“我记得。”明德尔说，“不过，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沾过毒品。”

“你在海外的海洛因关系网，我都了如指掌。”

明德尔扔掉香烟，“不错，我去过荷兰，那是我快要结婚时。”

特工罗伯特打断他说：“在你听到我提的条件以前，我不希望听你胡扯。你干了些什么我都知道。你过去几年的大部分行踪，我都有文件可以证明。我可以证明对你的贩毒指控，可以让你在大牢里坐到死。”

汗珠开始从明德尔的脸上滚了下来。但他仍狡辩道“你这一回弄错了。不过，让我考虑一下，有线索会给你去电话。”

罗伯特告诉明德尔说：“与阿姆斯特丹贩毒网有牵连的人，有的已经被杀了。”明德尔烦躁不安地说，“听着，我什么也没有干过。别来烦我！”

两个星期以后，明德尔的尸体被发现在他的小轿车的轮子下，他的头部遭到了致命一击。

斯塔基感觉到绳索正在越收越紧。自从10个月前弗兰基被捕以后，他一直神经紧张。他清楚自己是集团里最危险的人。他去阿姆斯特丹的次数比任何人都多。他知道大陪审团已经组成，也获悉另一条取道蒙特利尔的走私路线已被识破。想到这些，斯塔基感到胆战心惊。他打定主意要干掉检查官莱博维茨，如果检察官一死，调查也就会夭折。

斯塔基用假名买了一辆旧车。他有一支装有消音器

的口径 0.22 的手枪。子弹是在山奈溶液里浸过的。

上午 10 点，莱博维茨提着一只购货袋，朝着首都警察局的方向朝南而去。

莱博维茨希望陪审团抓紧起诉书的起草，尽快着手审判。因为他已隐约感到，贩毒集团的淫威已经严重干扰了破案的进度。证人们或者缄口不语，或者报告说受到恐吓。也有人在对证人进行贿赂。街上传闻，谁要是向莱博维斯告密的话，那么他就死定了。

莱博维茨进入第三街法院的停车场。他左边一步之遥是国会大厦，右边 6 个街区外是联邦调查局总部。便衣探员、美国联邦法院执行官以及身穿制服的警察在法院里进进出出。

莱博维茨注意到有一辆灰色的小汽车缓缓驶来，在距他几步远的前方停下，他对它并没有更多的在意。

“莱博维茨，”汽车内有人叫他。

莱博维茨往前走了一步，弯身向汽车内张望，里面一个 30 岁左右的男子，正端着一支装有消音器的手枪指着他。

说声时迟，那时快，未等他反应过来。从车里传来“扑”的一声闷响，就像打开一听可乐似的。莱博维茨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向下沉去，而那辆汽车已经发动起来向远处逃去。

警察迅速赶到，将莱博维茨送进了医院。幸运的是由于厚厚的外衣和脂肪的阻挡，子弹只是进入胃表层下没有损伤任何器官，只用了几分钟，医生就将子弹取了出来，甚至没有必要缝合伤口，但山奈却使他大受其害，不过好在山奈剂量不足，没能要了他的命。

作案后的斯塔基开始疯狂逃窜，用化名继续在美国各地贩毒，并出入于阿姆斯特丹、哥伦比亚和美国之间。但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终于在芝加哥海关被人识破落入法网。在法庭上，斯塔基作为另一证人证实了格雷的贩毒罪行，并说，格雷凶恶残酷，正是他亲手杀了明德尔等人。陪审团认为格雷和斯塔基的罪名成立，法官分别判处格雷和斯塔基终身监禁和 50 年徒刑，至此，阿姆斯特丹贩毒网宣告破灭。

捉拿杀害警察的恶徒

被誉为“超级警察”的菲利普·拉蒙纳科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巡警。最近，在他的帮助下，美国联邦调查局成功地破获了一个贩卖可卡因的犯罪集团，此次行动，警方抓获贩毒分子 28 人，共缴获了 800 公斤的毒品。获得了巨大成功。

拉蒙纳科虽然只是佛罗里达州 80 号高速公路——这段只有 24 英里长的公路上的一名普通巡警，但在他巡逻的 11 年来，共逮捕刑事犯 600 多人，使那些利用 80 号高速公路贩卖毒品、倒卖枪支的歹徒闻风丧胆。同事们都十分钦佩和尊敬这位忠于职守的刑警。拉蒙纳科也曾多次被佛罗里达州评选为警察明星。

菲利普·拉蒙纳科因此同各色犯罪集团结下了深仇大恨，犯罪分子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多次想谋害这位成就卓越的警官，但都被他一一化险为夷。

这年圣诞节前的第 4 天，天色黯淡下来，路上的汽车车灯汇成一条通向远方的长龙，冷冷的夜风拂过，使这条流动的高速车流更让人感到它的迅捷和危险。

菲利普·拉蒙纳科在巡逻警车内望着首尾相接的车流沿着 80 号州际高速公路风驰电掣般地流向内地。心里一阵自豪感，11 个年头来，他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保卫着它的和平宁静，对这条路他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

这时，他忽然见到路边停着一辆天蓝色的福特牌小轿车，轿车上挂着得克萨斯州的牌照。拉蒙纳科将警车停在这辆轿车旁边，只见两个彪形大汉端坐在其中，嘴里悠闲地叼着雪茄。拉蒙纳科走下车，向敞着车窗的轿车走去，他发现车内放着一把手枪。拉蒙纳科当即没收了这支枪，并把它插在自己腰间。此时，轿车的司机从车上下来，手舞足蹈，骂骂咧咧，想跟拉蒙纳科理论一番，把枪要回去。拉蒙纳科警惕起来，眼光紧盯着他身上。这时，车上的那个大汉则从另一边偷偷地溜下车，手握9毫米口径的半自动手枪，冷不丁地向他开了枪。“哒，哒……”一梭子连发14枪。拉蒙纳科的防弹背心挡住了绝大部分子弹，但有一颗罪恶的子弹恰好从他的左腋窝射入，穿透了心脏。拉蒙纳科捂住胸口，仍然顽强地举枪还击，但射出的6发子弹只击中了罪犯的汽车。他平时枪法甚好弹无虚发，这次在身负重伤下却失了准头。

两名大汉跑到饮弹倒地的拉蒙纳科的身旁，探了探口气，已经奄奄一息了。拾起手枪之后，两人跃身钻入福特牌轿车，疾驶而去。此时，拉蒙纳科倒在雪地上，鲜血浇透了周围的雪地，已经不省人事。

几分钟后，警察局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一个男子惊慌失措地喊道：“大事不好，有个警察遇害了！”他详细地将现场情况描述了一番，警察局的警车、急救车迅速赶往出事地点。拉蒙纳科被紧急送到医院后，因失血过多而停止了呼吸。搜捕罪犯的警报发向四面八方。

凶手的汽车从高速公路的第一个出口驶出，并沿着另一条公路逃去，但刚开了不久，在离谋杀案现场不到数英里处，车子抛锚熄火，开不动了。他们只好弃车步

行，不一会儿就消失在茫茫的夜色里。

佛罗里达州警察局长卡林顿·帕加诺上校在特伦顿办公室获悉这一谋杀事件不到一小时，就乘直升机飞往出事地点。帕加诺身材矮小，精力过人，一双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他先赶到诺顿镇拉蒙纳科的家里，对死者家属表示慰问。并向拉蒙纳科的妻子唐娜保证，将不惜一切代价追捕到凶手，为拉蒙纳科报仇。

当天晚上，数百名州警察局的警察在 80 号高速公路沿线进行拉网式搜索。当天晚上就发现了那辆遗弃的福特牌轿车。警察从汽车车牌上查出了车主，原来他就是隐姓埋名的托马斯·曼宁。这个现年 35 岁的逃犯，作恶多端，曾多次参与爆炸事件和银行抢劫案，到处流窜作案。与其他歹徒一起组成了梅杰集团。经过专家的鉴定，在犯罪现场的车轮印就是这辆车。而且击中拉蒙纳科的子弹与上一次梅杰集团杀人的子弹相同。由此可以断定作案的就是这几个歹徒。帕加诺和他的同事们意识到，他们追捕的对象是一些丧失人性的杀人狂，是专门以杀人为职业的暴徒。这个恐怖团体组织严密，长期逍遥法外，经常受雇于一些走私、贩毒集团，替他们充当保镖，或为他们消灭异己，杀害办案的警官。因此，如果不消灭这一犯罪集团，将使社会治安受到极大破坏，也不利于警察局的声誉。于是，佛罗里达州西部森林一场大规模的搜捕拉开了帷幕。谋杀事件发生后，警察袭击了几个犯罪分子的老巢，试图找出一些线索，但一无所获。12 天过去了，案情仍无重大进展。当地的新闻媒体都对警察当局办案不力大加抨击，有的甚至要求局长帕加诺下台。

1月4日，案情首次有了重大突破。距出事地点9英里的马歇尔湾有家房主向警察报告：一家住户弃屋而去，不知踪影，只留下一条看门狗狂吠不止，那是一处偏僻农场的住房，经过调查，警方发现这就是曼宁的住宅。

这所住宅是恐怖分子的武器库和补给中心。弹药、伪装物品、监视设备、制造炸弹的材料，扔得满地都是。与曼宁生活的有他25岁的妻子卡罗尔和3个孩子。查获的物品中，还有一张“戴夫”的照片，此人与他们住在一起。此外，还发现了“戴夫”的电话本，里面记着不少人的姓名和没有地区号码的电话号码。掌握了曼宁的电话号码后，帕加诺手下的警官接着又检查了事发夜里，在出事地点附近使用公用电话通话的全部记录。在距被遗弃的汽车不到1英里的杂货店有部电话机，据查那天傍晚有人从那儿给曼宁家拨了电话。随后，警方又获悉谋杀发生29分钟后，曾有人与诺顿镇西南50英里佛罗里达州杰门斯维尔的一所住宅通过电话。警方推测是来自那里的从犯开车接走了凶手。

佛罗里达州的警察火速奔赴杰门斯维尔，已是人去楼空。主人已经不见踪影。周围的邻居说他们是昨天搬走的。警察向邻居们出示了罪犯的照片，其中有两人很快得到辨认，他们是雷蒙德·利万萨和帕特亚·格罗斯。利万萨因抢劫银行罪及其他一系列爆炸案嫌疑而一直居美国邦郊调查局通缉的十大要犯之首。多年来，他东躲西藏流窜作案，始终没有被抓获。他同曼宁一起共同创建了“梅杰集团”，并且是集团的主要头目。格罗斯是利万萨的妻子，也是一名集盗窃、诈骗于一身的惯犯，被警方通缉。

侦探们根据“戴夫”留下的电话本为线索，顺藤摸瓜，张开了追捕的大网，他们来到迈阿密顿巴克湾住宅区，四处查询，并不时拿出罪犯的照片请居民辨认，终于查明了“戴夫”的真相。“戴夫”原名理查德·威廉，毒品贩子，盗窃惯犯。曾多次被捕入狱。在被保释出狱后，加入了恐怖集团。警方将威廉的指纹与杀害拉蒙纳科的凶手留在车上的指纹比较，确认凶手之一就是“戴夫”。

时光荏苒。转眼之间二、三个月过去了，案情还没有突破。帕加诺上校挑选了10名精明强干的侦探组成拉蒙纳科案件侦破指挥小组。指挥小组设在离谋杀地点不足四分之一英里的诺顿镇政府大楼。一年过去了，拉蒙纳科案件的线索全断了。帕加诺上校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沉重压力。帕加诺毫不懈怠，不断督促各级侦破机构加紧侦破工作。

第二年8月，纽约州宾厄姆顿一家仓库老板要求法庭裁决对租金拖欠两年未缴的客户进行清仓。清仓物资包括武器弹药，由拍卖行公开拍卖。随后，请联邦调查局派人来检查剩下的各种物品，包括各种文件和自制炸弹的模具、材料等。

这件事引起了佛罗里达州指挥小组的极大兴趣，经查租用仓库的客户名字是萨尔瓦多·贝拉，就是拉曼的化名。另一条线索是两本旧商品目录，上面印有杰克·霍宁及其在康涅狄格州的地址。侦探们对此人一无所知，立刻要求康州警方查清。康州的警官找到两名曾给霍宁夫妇看过孩子的少女。从她们那里搞到一张霍宁夫妇及其孩子的全家福。康州警方立刻向佛罗里达发出了照片。

帕加诺如获至宝。原来，霍宁夫妇实际上就是雷蒙德·利万萨和他的老婆帕特亚·格罗斯。康州的警方还发现，格罗斯曾出过车祸，并作为肇事司机受过指控。他们查阅了积满尘埃的车祸报告，车祸车主叫约翰·博兰特。正是利万萨从前的化名。而肇事的女司机叫朱迪·海姆。旁证材料说明朱迪将驾驶执照换成了纽约的执照，地址列在纽约市的一个信箱站。当这个信箱站的管理人员看到格罗斯的照片时，肯定地说，海姆就是这个女人。现在，格罗斯的纽约执照又换成了俄亥俄州执照，目前正在使用，地址是哥伦布市的信箱站。这一发现令指挥小组大受鼓舞。

10 月份，联邦调查局、佛罗里达州警方和新英格兰警方携起手来，在哥伦布市的这一信箱站埋伏起来日夜监视，等待着凶手的出现。

11 月 3 日上午 11 时 30 分，帕特亚·格罗斯终于露面了。她打开信箱，取出东西，然后离去。警察跟踪着格罗斯的汽车来到她与利万萨和他们孩子的住所。格罗斯根本不知道背后有人跟踪。她进门后不久，一个男子从屋里走了出来，他钻进汽车，疾驶而去。此人就是理查德·威廉，被指控为枪杀拉蒙纳科的凶手。

埋伏在不远处的警察立即分散行动。一组留下继续监视格罗斯的住宅，另一组跟踪威廉。跟踪的警察随威廉来到距格罗斯住宅 40 英里的克利夫兰。威廉和拉曼及其女友就住在这里。监视人员又在威廉的住处撒下了罗网。

第二天清晨，利万萨、格罗斯带着孩子离开了住宅。他们驾车刚刚驶上了笔直的高速公路，紧跟其后的联邦

调查局的汽车一加速猛地横在他的车前，另一辆车则停在其后，堵住退路。联邦调查局人员手持冲锋枪冲上前去，从利万萨手里夺下一支填满弹药的9毫米口径的半自动手枪。利万萨夫妇当场被捕，3个孩子交给了俄亥俄州的慈善机构。

与此同时，拉曼在威廉的住处接到曼宁的电话。那天是理查德·威廉37岁生日，拉曼和他的女友邀请几个朋友前来祝贺。利万萨一家刚才就是在前来赴宴的路上被捕的。此外，受到邀请的还有曼宁一家。曼宁打电话来，是想看看来客是否安全。

曼宁通话时，拉曼听见另一部电话的铃声。他让曼宁稍候又去接另一个电话。话筒里传来冷冰冰的声音：“我们是联邦调查局的。你们被包围了。抵抗是徒劳地，老老实实地出来，我们保证你们的安全。”

拉曼向窗外眺望，住宅已被围得水泄不通。拉曼知道难逃法网。他连忙把被捕的消息告诉了曼宁，让他赶快逃走。随后，拉曼、威廉和他的女友三人双手抱头，从屋里鱼贯而出，束手就擒。

第二天，警方根据从威廉手中缴获的曼宁的电话号码，顺藤摸瓜，找到了俄亥俄州曼宁的老巢，房里早已空无一人。但是警察在曼宁的鞋箱里发现了2年前杀害拉蒙纳科的凶器——9毫米口径的手枪。专家辨认出手枪上被擦去的枪号。据警方认为，藏匿手枪的皮箱是理查德·威廉的。他去年曾在诺福克落过脚，与曼宁一起成为当地两起银行抢劫案的嫌疑犯。经查这支手枪是一位妇女在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的枪店购买的。她出示的驾驶执照是弗吉尼亚州比奇市的德布拉·弗里。警方尚不清

楚这位女子的真面目。她在弗吉尼亚州比奇市的地址是信箱站。邮局的管理人员提供情况说，弗里曾带着曼宁的妻子去那儿，并介绍说这是她的姐姐，还说她的姐姐将用这一信箱。

联邦调查局在这里布下了监视网。几天后，曼宁的妻子卡罗尔走进信箱站，数分钟后她开车离去，左绕右弯驶回家里，一群联邦调查局的人员紧追不舍。卡罗尔·曼宁回到家没有再出来。几分钟后，20多名联邦调查局人员包围了住宅。一声令下，他们立即从四面冲进去，毫不费力就将曼宁夫妇捉拿归案。

帕加诺上校在特伦顿接到电话，获悉了这一消息。他马上打通了拉蒙纳科家的电话，他激动地对警官的妻子说：“唐娜，凶手已全部抓到了。”帕加诺听到听筒里传出了唐娜的哭声。

曼宁供认，拉蒙纳科是他们受贩毒集团的指使谋杀的。酬金 500 万美元。

福尔摩斯与中国侠盗

1900 年的秋天，天津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大案：位于天津紫竹林的英国领事馆里，丢失了一批从北京颐和园抢来的珍宝。所谓“强盗”是人称侠盗的张洛川。张洛川取走珍宝以后，在墙上留下了名字，并写道：“中华珍宝，岂能为尔等强占？今日取走，物归原主。”

事发后，英国人又惊又恼，总领事赫德照会清朝政府，要求尽快破案，否则后果自负。当时中国山河破碎万民呻吟，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哪里敢得罪外国人？他们只有趴在外国人面前像只哈叭狗似的摇尾乞怜。慈禧太后怕英国人重起战端，立即着令山东巡抚袁世凯火速赶往天津，务必在 40 天内将张洛川捉拿归案，追回丢失的珍宝，“归还给”英国领事馆。

张洛川何许人也？他从小闯荡江湖，先后拜少林、武当、华山等派武林高手为师，身怀绝技，百十来人奈他不得。再加上他机智聪敏，在江湖上行走 20 多年，韬略和胆识都非同常人。

袁世凯奉命来到天津，除了张贴告示，派人严加防守外，还专门挑选精壮兵士组成缉拿队，专门对付张洛川。可是，时间过去了 20 多天，连张洛川的一根汗毛也没见到。

袁世凯看看慈禧太有限定的期限一天天逼近，急得

像热锅上的蚂蚁。有个幕僚给他出了个主意，令他大喜过望。是呀！英国有一个大侦探福尔摩斯，神通广大，无论多么复杂的案件，一经他手，便轻而易举。何不请他来呢？

袁世凯想到这儿，立即去找英国总领事赫德，和他商量邀请福尔摩斯来华破案的事。赫德答应请示本国政府以后再做决定。没想到，两天以后就传来消息，福尔摩斯已欣然接受了邀请。

福尔摩斯来华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天津，成为街头巷口人人皆知的事情。轮船到达天津港的时候，天津各界的达官贵人们纷纷前来迎接。只听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福尔摩斯和华生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走出了舷梯。

当英国总领事赫德先生向大家介绍后，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这时，有位绅士打扮的人抢前一步，按中国礼节，双手一拱，对福尔摩斯说：“久仰先生大名，今天到天津来，想必定能大显身手，马到成功。”说着，把手伸给福尔摩斯。福尔摩斯出于礼貌，也把手伸出来与对方相握。岂料相握之下，福尔摩斯觉得手臂一阵发麻，暗暗生疼。不由得有点吃惊。他刚要开口讲话，那位绅士提高嗓门问道：“福尔摩斯先生，你从英国启程，千里迢迢来到中国，目的是捉拿张洛川。不知您需要多长时间？”

众人一听这话问到了点子上，都屏住声息，把目光集中在福尔摩斯的脸上，看这位举世闻名的侦探如何回答。

福尔摩斯细细看了一眼那个绅士，然后向众人挥挥手中的大烟斗，大声说道：“我向各位保证，七天之内抓

住张洛川。”

全场立刻沸腾了起来。人们纷纷议论，有肯定的，有否定的。第二天，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大造舆论，说福尔摩斯将在七天内捉住张洛川。

其实，在码头与福尔摩斯握手的那位绅士就是张洛川。张洛川听说朝廷要请英国神探来捉拿自己，并不以为然。福尔摩斯到达天津的那一天，他特意打扮了一下化妆成一个绅士，想去见识一下大名鼎鼎的大侦探。两人一见面，都很钦佩对方的言谈举止，风度气质。福尔摩斯也料到对方就是中国侠盗张洛川。

张洛川想，福尔摩斯既然说七天之内要捉拿自己，自己干脆敌进我退，找个僻静处躲上七天，看你怎么办。只要过了七天，你福尔摩斯就夸下海口梦难圆了。到那时候，我再和你一争高下也不迟。拿定主意后，张洛川远遁山村野岭，不露踪迹，只派手下人在天津打探情况，随时汇报。所以，他虽然躲了起来，但天津城内的一举一动他都了如指掌。

与此相反，住在公寓的福尔摩斯和华生，看起来并不着急。他们每天只是四处游玩，打探民俗风情，悠闲自得，有时还上街散散步，买点衣服什么的，完全不像来办案的。袁世凯觉得莫名其妙，他想去提醒一下福尔摩斯，但却不敢打扰这个洋侦探的兴致。到了第六天，袁世凯实在是憋不住了，就乘车来到福尔摩斯的住处，想询问一下案情有什么进展。

可是，还没等他开口，福尔摩斯就说：“袁大人来得正好。实在对不起，昨天晚上刚收到英国首相拍来的电报，皇后桂冠上的一颗钻石被盗，要我火速回去侦破。”

袁世凯一听，心里一阵难受，脸色发白，半晌才回过神来。他明知福尔摩斯连张洛川的影子都没碰到，这下却又借口推辞，但又不能明说，只好顺着台阶说：“福尔摩斯先生这次来华，是我们大清国的荣耀，我一定禀报太后，为二位饯行。”福尔摩斯笑着一抬手：“不必了，情况紧急，我们今天下午就走。”

福尔摩斯要离开天津返回英国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天津。许多人认为福尔摩斯徒有虚名，抓不住张洛川，只能找借口离开天津。离别的时候，来送行的除了袁世凯率领的一群官僚外，其他人士寥寥无几。福尔摩斯和华生登上轮船，顷刻间便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上。

再说张洛川，他突然接到报告，说福尔摩斯和助手要离开天津，他觉得有点意外。后来一想，禁不住笑了起来，他笑自己太胆小，一个洋人侦探，能耐再大，第一次到天津，人生地不熟，又能把自己怎么样？他越想越不舒服，福尔摩斯是丢了面子，可他张洛川是中国侠盗为武林人士所敬重，竟然被吓得躲藏起来不敢露面，这事要传出去，岂不招人笑话？

想到这些，张洛川浑身上下像有 100 条虫在爬似的，他恨自己没有抓住机会，和福尔摩斯比试一下。突然，他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福尔摩斯真的会离开天津吗？虽说福尔摩斯是个外国人，但听说他最讲究信义。福尔摩斯夸下海口说他七无之内破案，倘若不满七天他就溜了，以后英国人还会相信他吗？张洛川心想：不管他是真走还是假走，我都要去探探虚实。

就在第七天晚上，月亮忽隐忽现地在乌云中穿行，英国领事馆内一片寂静，院内的杨树林在微风的吹拂下

时不时地发出沙沙的声响。突然，福尔摩斯住过的那幢大楼下出现了一个黑影。黑影紧紧地贴着墙，像一只壁虎似的敏捷地往上移动。不一会儿，就来到三楼的一扇窗户下。“吱”地一声打开窗户后，黑影“噌”地一下溜入屋里，轻轻地落在了地板上，毫无声响。此人正是张洛川。这套房子正是福尔摩斯和华生住过的那套公寓。

张洛川环视了一下屋内，借着昏暗的光线，他看见屋内陈设华丽，空无一人。他想福尔摩斯也许真的走了，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白布，白布上已事先写好“能奈我何”四个字，他又摸出一只飞镖。轻轻一抖手腕子，那块白布就被钉在那个古色古香的大立柜上了。他笑了笑，刚想走，忽然看见桌子上放着几个不同形状的洋酒。张洛川心想不知洋酒味道如何，便走过去，抓起其中一瓶，便咬开瓶盖，一饮而尽。

就在这时，房间里忽然灯火通明。张洛川心想大事不妙，扔掉酒瓶，刚想转身，肚子里一阵难受，两腿不由自主地一软，倒在了地上。这时，房间的侧门轻轻地开了，福尔摩斯和华生走了进来。

张洛川心中恼怒，气聚丹田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一拳把华生打倒在地。这时福尔摩斯一个箭步冲上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张洛川戴上了手铐。

福尔摩斯看着因药性发作而站立不稳的张洛川说：“张先生，你是一位英雄豪杰，你的胆量和功夫令我钦佩。不过你为什么要去偷窃别人的财物呢？”张洛川一听，怒发冲冠，他用尽全身力气，朗声答道：“福尔摩斯先生，你是举世闻名的大侦探，我很佩服你的智谋和见识，可是你要知道，是你们从我们中国人手里夺去了珍

宝，是你们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我们从强盗手中夺回自己的珍宝，难道也是偷窃？”

福尔摩斯听张洛川义正辞严地问自己，反而无言以答，他不禁深有感触地沉思起来。正在这时，袁世凯、赫德和一群士兵走了进来。当士兵们把张洛川押下去时，时钟正好敲了12下。

原来，福尔摩斯没来中国以前，就已经仔细阅读了有关张洛川的大量资料。他知道张洛川是个争强好胜的武林高手，便想利用这个特点来捉拿张洛川。码头会面后，更坚定了他这种想法。他先扬言七天内破案，用来激怒张洛川，后来又以回国作幌子，骗张洛川自投罗网，捉拿住了张洛川。

福尔摩斯无疑是一位大智大谋的侦探，七天前夸下的海口终于变成了现实。但是，张洛川也绝非等闲之辈。就在福尔摩斯和华生告别喧嚣的人群，准备登上轮船，正式离开天津的时候，他忽然意识到英国国王亲手赐给他的珍贵礼物，许多年来一直伴随自己东奔西波出生入死的大烟斗不见了！他皱了皱眉头，努力地在大脑中搜索着。不一会儿，他轻轻地摇摇头笑了起来。

这时，一位满头白发的老翁拨开人群，走到福尔摩斯面前，平静地对他说：“福尔摩斯先生，您这次来中国，七天之内生擒张洛川，真令人大开眼界，老朽非常佩服！临别之际，有一件礼物相送，希望您能收下！”说着，伸出手来。手心里放着的正是福尔摩斯的大烟斗。

福尔摩斯微微一笑，轻声说：“老先生，我已在此等候多时！”

那老翁一怔，满脸惊讶，紧跟着问了一句：“您怎么

知道我会来呢？”

福尔摩斯眼睛中射出异常真诚的目光，他感慨地说：“先生乃武林高人，不仅有勇，而且有谋，是中国人的光荣，一个小小的手铐哪能铐得住呢？”

两人说着，不禁相视一笑。送行的人们望着他们俩，不知二人你来我往说些什么，只有福尔摩斯心里明白：眼前的这位老翁就是张洛川！

怪盗卢班的手段

离伦敦约 20 公里的爱蒲逊赛马场，每年 6 月的第一个星期三，都要举行盛大的 4 岁马大赛。

爱蒲逊赛马场坐落在一片宁静的高原上。在到处是树林的高原上，有一个 19 世纪末建造的别墅。住着茂姆男爵夫妇。一天夜里，有个蒙面强盗潜入室内，把男爵夫妇用绳子捆绑起来关进厕所里，盗走了大量的珠宝。

福尔摩斯接受委托调查这个案件。当他知道案发的前一天怪盗卢班在伦敦滞留的消息后，便猜想一定是他作的案，便马上来到卢班下榻的伦敦饭店走访。

“卢班先生，上周六晚上去过爱蒲逊高原吧？”福尔摩斯说道。

“是去过。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一个蒙面强盗在那天夜里闯进茂姆男爵的别墅，抢走了男爵夫人的珠宝后逃跑了。那个罪犯就是你吧？”

“胡说什么。案件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卢班一本正经地反问道。

“罪犯盗走珠宝的时候，用绳子把男爵夫妇绑起来，又把他们关进厕所里。事后男爵看了一眼卧室里的钟刚好是晚上 10 点零 5 分。

“如果是 10 点零 5 分，我有当时不在作案现场的证明。那天夜里我在斯克里车站乘 22 点 16 分的夜班车赶回

伦敦。从茂姆男爵的别墅到斯克里车站无论如何 10 分钟是不够的。”

“噢！看来你对男爵的别墅很熟悉呀。”福尔摩斯讽刺他说。

“去年赛马时应邀去住过一夜。”怪盗卢班强打着笑脸说。

茂姆男爵的别墅离斯克里车站有相当远的一段路，步行最快也得 30 分钟，因此，卢班从斯里克车站乘坐 22 点 16 分发的夜班车如果属实，他不在作案现场的证明是成立的。

福尔摩斯侦探已经去过斯克里车站，让车站工作人员看过卢班的照片，证明他没有说谎。那天从斯里克乘车的旅客只有卢班一人，并且他也没有化妆，车站工作人员及列车员都清楚地记得他。

可是福尔摩斯知道卢班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不能轻易被他蒙骗过去，他又来到别墅发现男爵有一个马厩里面养了不少马。忽然，他眼睛一亮……福尔摩斯又找到了卢班。

“听着，卢班先生，10 分钟之内是有办法从别墅到斯里克车站的。”

“比如我是搭上一辆马车逃跑的……”

“不。对于你这个惯盗来说，你绝对不会乘别人的马车的。男爵的别墅里倒是有个马厩，并且还有不少马匹，马棚外面还有一辆自行车。”

“接下来你就会说我使用了这两种工具之一。如果那样，我就会把它扔到车站附近的什么地方。你找到那种工具了吗？”卢班理直气壮地反驳着说。

“不，不，不。马也好，自行车也好都没有丢失。可是，马棚的门从里面是推不开的，只有从外面推才能推开。所以，卢班先生，你是骑着马跑到斯里克车站，然后把马放回来，马厩的门从外向里是可以推开的，所以马可以自己走进马厩，没错吗？卢班先生。还是把偷去的珠宝老实地给我还回去，否则我要报告警察了。”福尔摩斯威严地说。

伦敦盗窃集团的破灭

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英国伦敦持续发生数起特大盗窃案，而警察却迟迟不能破案，负责案件的警察又相继被谋杀。一时间，伦敦城内一片恐慌。显然这是一个集团犯罪，每个成员都有代号。他们利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在现场上留不下任何蛛丝马迹，伦敦警局虽然加强警力紧密搜索，可案件仍在发生。偏偏有“现代福尔摩斯”之称的犯罪学家保罗·约翰又被人谋杀了，这可真是雪上加霜。

犯罪集团在获此消息后简直乐不开支，因为他们一直把保罗视为眼中刺，肉中钉。如今他死了，他们还惧谁呢？

于是，犯罪集团决定招兵买马，大干一场。有一天，犯罪集团里代号“猎狗”的物色了一个叫哈姆的家伙，此人一向混迹于伦敦街头，时常小偷小摸。他与猎狗一接触，两人一拍即合。猎狗在对哈姆进行充分调查后，决定让犯罪集团的贼首，代号“会长”的，对他进行审核。

这天晚上，哈姆乘坐的车子在一所阴森森的别墅前停下，他刚下车，上来两个彪形大汉，用黑绒面罩套到他的头上，只露出两只眼睛，面罩底部写着醒目的白字：爪子。

哈姆被架进了一间点着烛火的地下室，地下室中间坐着一位也戴面罩，绣着“会长”的人。那人先冷笑两声，发出的声音尖细刺耳：“我看你不是哈姆，而是……奸细！”

哈姆打了个激灵，慌忙进行辩解。几经盘问，会长相信了这个新来的“爪子”。

一星期后，哈姆开始了恐怖组织的活动，但是只要他一参加，必然失败。为这事，哈姆受到怀疑，屋里被安装了窃听器，走在马路上被人跟踪，后来，他一连几天与组织失去联系。

某天下午，哈姆突然收到一封密码信，通知他晚上12点去会长家中开会。

哈姆攥着信的手微微抖动，看样子，犯罪集团要对他动手了。哈姆上了楼顶，打开天窗边的一只笼子，里面有只信鸽。他写了张纸条，夹在信鸽身上，然后让鸽子飞走了。

傍晚，哈姆收到鸽子送回来的纸条，长出了口气。然后，他烧了纸条，取出手枪，装好子弹。

12点整，戴着面具的哈姆出现在会长家的大厅里。屋里密密麻麻坐满了人，会长望着戴面具的哈姆，清了清嗓子说：“最近，我们中间出了奸细，让大家损失惨重，我要好好惩罚他，他就是爪子！”

哈姆的一颗心都拎到了嗓子眼，没等他拔出手枪，上来两个人就将他捆成一团。

会长缓缓走到哈姆跟前，接过随从递过来的一条湿毛巾，在除去头罩的哈姆脸上用力一擦。这叛徒不再是头发棕色，神情猥琐，而变成了头发金黄、仪表堂堂的

男子汉。

所有在场的人都发出惊呼，有人立即认出他就是保罗·约翰。

保罗平静地笑笑，说：“大家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但别想把我投进绞肉机绞死！我实话告诉你们，我早留了一手，在座诸位的名字、地址、照片、指纹，我都弄到了，并编成小册子，锁在保险柜里，我想它比我的命值钱吧！”

会长只好同意保罗的要求以小册子换保罗的命，并决定亲自去取小册子。而家里事务，则由老二“狐狸”负责。

两个小时过后，会长还没回来，肯定出了意外。狐狸甩手给了正哼着小曲的保罗一个嘴巴，保罗鄙夷地看看他，告诉他，保险柜在一个暗室，暗室有两道钢门，第二道缩在厚墙内，根本看不出来。会长他一取小册子，便会触到开关，门会将他关在里面。要想打开，必须按对密码。

说完这一切，保罗故作轻松地说：“那密室是不通风的，里面的空气只够用3小时，你们只有把我带到那儿，我才会……”

正当狐狸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忽然门口跑进来一个人，大喊：“警察来啦！”

大厅里顿时乱做一团，枪声大作。狐狸慌忙吩咐手下拿出枪来准备抵抗，可这帮乌合之众哪能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警察的对手。经过一番激战，匪徒们不是死的死，就是伤的伤，一个个都缴械投降了。

保罗被救出后，带着警察来到家中，用密码打开了

密室的门。已经昏迷的“会长”一头栽了出来，因为窒息，他撕破了衣服，抓烂了脸，弄得血淋淋的。

半个月后，法庭对这个犯罪组织做出了严厉的判决，做为破获此案的保罗·约翰再次出了名。

智擒间谍的飞行员

一架观光用的水陆两用小型飞机在天空平稳地飞行着，发动机工作正常，高度 1700 米。天空晴朗，能见度良好，无风。眼下是平如明镜的海。然而，紧握操纵杆的飞行员大卫心情却不那么舒畅。

“简直是个奇怪的客人。”大卫暗想。从飞机起飞时他就注意到了坐在后座的乘客。

大卫是夏威夷游览飞机的驾驶员，他的职责是引导游客在天空中游览夏威夷群岛。今天的乘客是一个来自美国大陆的男子。他一个人包租了可乘坐四人的飞机，可他对珍珠湾的景观根本不屑一顾，只顾一边用双筒望远镜俯视海面，一边看表。对大卫的导游说明，不理不睬。

“会不会想跳飞机自杀啊！”大卫感到一种不祥之兆。

“飞行员，就这样往北飞。”突然，客人起身在大卫耳边说，“巴掌大的岛已经看腻了，飞翔在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上，心情会更舒畅。”

“可那就脱离飞行计划的路线了。”大卫说道。

“如果是有视界的游览飞机，照理是无需通报位置的。”客人说。

“那就按您说的飞吧。”大卫说罢调转机头，飞跃莱希岛一直北上，眼下已是漫无边际的太平洋，连个船影

也找不到。

“再给我飞低些。”客人一边用双筒望远镜观看海面一边对大卫说。

“好的。您究竟想看什么？”大卫问道。

“想看看鲸鱼喷水啊。”客人为了自己的诙谐独自笑着。

“您不会说就这么飞到阿拉斯加吧？”大卫也反唇相讥。

“多平静的海啊，能不能就这样舒坦地着水呢？”客人自言自语道。

“你是说在这儿着水？”大卫大吃一惊。

“我是在想如果发动机发生故障时的事情呢！”客人又扑哧一声笑了。

“请您不要开那种丧气的玩笑。”大卫心头火起，他开始不愿意同这样的人打交道，想赶快结束游览而返航。

“报话机是哪个？”顾客探出身子跃过大卫的肩问道。

“这个。”大卫用手指了指。突然，顾客掏出手枪对准驾驶席的 VHF（超短波无线收发报机）连开了数枪。

大卫一下子惊呆了。

“干，干什么？想让飞机坠落吗？”大卫握操纵杆的手不由得用了用力，机体晃动了。

“好好操纵！发报机虽然坏了，也没必要惊慌失措吧。下面就按我的命令做。”顾客用冰凉的枪口顶着大卫的脖子，凶相毕露。

“你劫持这么小的飞机，打算干什么，我是个不起眼的单身汉，是没有哪个肯为我出赎金的。”

“如果是为了钱劫持飞机，我怎么会特意弄坏报话机呢？”客人得意地说。

“那你的目的是什么？”大卫不解地问。

“要是担心，我就告诉你。这一海域不久会出现一艘潜水艇，它就在这一带海底潜藏着，你知道吗？”

“是哪儿来的潜水艇？”

“国籍不明。”

大卫终于搞清了这名乘客的意图。毫无疑问，客人是敌方的间谍，一定是搞到了绝密情报，或是身份暴露，发现危险。因而打算偷偷逃走吧。如果是派潜水艇来接，那么他一定是个非同一般的特殊间谍。

“等他转移到潜水艇上后，大概不会放过我吧。”大卫马上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想设法与机场塔台取得联系，得到救援，但报话机已被破坏，一切都无济于事了。于是他打算趁对方不备，让飞机翻斤斗或盘旋飞行，使其神志不清。

“喂，你不要耍花招，给我老老实实在地操纵，否则我要开枪了。”乘客好象看透了大卫的心思，威胁说。

“要开枪你就开吧！假如我死了，你不也同飞机一起掉下去了吗？”

“我不会杀你，我可不想作鲨鱼的饵料，只是要打穿你的膝盖。”客人威胁到。

大卫想还是顺从对方为上策。

“那么好吧，就按你说的办。只是请你把枪给我拿远点，省得影响我操纵。”

乘客又重新回到了后座，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海面。

“来得有点儿过早……好，在潜水艇露出水面之前就在天上待命。把高度再放高盘旋。”乘客不耐烦地命令

道。

“好的，”大卫提高高度，进行盘旋飞行。如果运气好能发现航船的话，就可以下投发烟筒一类的东西，设法告诉 SOS 前来营救，但赶巧海上找不到一条渔船，天空上连一架飞机的影子也没有。

似乎突然起风了，平静的海面上掀起了白色巨浪。大卫刚才一直在画着三角形的路线盘旋飞行。

“啊！看见了，在那儿！”突然，坐在后面的那个人兴奋得叫了起来。眼下的海面上，露出一个像是鲸鱼似的黑影，划开一条波纹，浮上来一艘国籍不明的潜水艇。

“在那个艇旁降落！”客人命令道。

“明白。”大卫拉下油门杆，减小了动力，飞机开始下降。虽然紧贴海面下降，但大卫故意着水失败，从潜水艇的头上飞过去，再次抬起机头。

潜水艇上的人正在放橡皮筏。

“喂，在干什么？快点儿着水！”身后的那个乘客焦急地喊道。

“这不是直升机，如果不看准风和浪的方向着水，飞机会翻掉的。外行少插嘴！有插嘴的功夫，早穿上座席下面的救生衣了。赶上侧浪是要翻飞机的！”

让大卫这么一吓唬，乘客赶忙穿上了救生衣。大卫为争取时间，故意作大幅度盘旋。这次虽然顺利着水了，但距潜水艇还有 200 米远时，他就把发动机关了。

“喂，为什么把发动机关了，再近一点儿！”客人不满地说。

“你打算一跑到橡皮筏就杀了我吧？”大卫问。

“真抱歉，你倒是提醒了我。”顾客用手枪顶住了大

卫的后脑勺。

“扣扳机前，你给我好好听着！”大卫沉着地反唇相讥。

正在这时，天上有声音传来。

“这是什么声音？”顾客吃了一惊，回头向后窗张望。

一架双引擎的水上飞机正飞速朝这边飞来。海面上的潜水艇撇下橡皮筏慌忙开始下沉。

顾客慌了：“畜生！想撇下我不管吗？”说完他打开客舱门打算向海里跳。大卫紧紧抓住他的腕子不放。

“为时已晚了，那是海军的水上飞机，接到我发出的SOS求救信号，赶来救我的。”大卫义正言辞的说道。

水上飞机着水后一直朝大卫的小型机奔来。乘客彻底死心了，忙将手枪及随身物品扔到海里。“什么？SOS……报话机不是被我弄坏了吗，你是怎么发的信号？”他觉得不可思议，却又无可奈何了。原来，大卫在与飞机上的顾客周旋时，是按照三角形的路线飞行的，每两分钟向左飞行划一道。这是通用的航空求救信号。基地雷达收到信号后，马上派出了救生飞机前往营救。然后大卫再哄骗间谍说是海军的水上飞机。那间谍在惊慌失措地情况下来不及细看，就扔掉了手枪，束手就擒了。